

一 佛法能解除人生的痛苦

釋尊成道以後，在鹿野苑中初轉四諦法輪，對諸比丘第一句就指示這世間「此是苦，汝應知」，以一個大覺的智人，觀察這個世間，觀察這個人生，原來無一不是苦的。

照一般人口邊常說的述語，這世間上所謂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的名稱。苦，確是這個世間上極自然的現象。

生死循環是自然界的痛苦，老病是身體上的痛苦，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是社會間的痛苦，五陰熾盛是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除此之外，還要受水火風三災的痛苦，戰爭離亂的痛苦，良心上負着責任的痛苦，苦，像魔抓一樣，緊緊的控制着世間，那一個聰明的人，不都在急急的想解除這些痛苦？

科學的發達，有人說是增進人類幸福減少痛苦的，其實，科學有一部份對人類的貢獻確可稱道，但槍炮子彈日新月異的不斷改進，帶來了人類不知多少災難和痛苦！哲學雖暢談了人生的問題，但它沒有實際的解救辦法。唯有佛法才能解除人生痛苦，唯有佛法才能增進人生的幸福，唯有佛法才是人生所需要的。

佛法怎樣才能解除人生的痛苦？這必先得要知道人生痛苦的來源，其次方能明白解脫痛苦的方法。

「人生」本是物質和精神臨時由衆緣組合的東西，說他是唯心，便有一個五官百骸幾尺長的物質擺在你的

前面；說他是唯物，那個死的五官百骸幾尺長的物質又不會動。如果人生不由物質與精神組合，率性不生，那倒是一了百當的不成爲人生問題，可是又不能不生，一生下來，他就帶來了所造作的業力，就會感覺痛苦，就會哇哇的哭起來，就會猛力的開始向四週要求滿足，因而，一切苦痛就由此生。

一個小孩子，看到好的東西就要，你若拿給他，他那兩個小手就會儘量的拿，甚至拿不住還要哭，這種野心是多麼大！一般人生，不明白客觀的東西都是在不住的變化，都是假名惑，而人生就專爲這些客觀的東西所誘惑，所支亂，因此就追逐逐逐，弄得一輩子不能安定，一輩子都是痛苦。

人生若要解除這些痛苦，必需認清宇宙裏的一切現象都是普遍不斷的在那兒變化，都在那兒遷流不息，一切東西的自身，都是矛盾的衝突的表現，沒有一刻那是停止的。佛法把這些現象界分爲三個階段說明，這就是生、異、滅。可是人生並不覺察到這點，總是昂頭自大，主觀很深，把自我認得很堅定，直到死的時候還是手忙腳亂不放鬆一點，這是人生最根本最普遍的錯覺。所以佛陀說一切皆空，這並不是那個東西沒有，而是說你執定的那個東西怎樣樣的錯覺是空的，人生必要空去這個光芒四射的錯覺，然後才可認識那個客觀實際的東西，才不會陷於痛苦的深淵之中。

二 佛法能消滅人生的煩惱

「天長地久有時盡，煩惱綿綿無盡期」，這是每一個人心中頭常有的感覺。

煩惱，像一把枷鎖一樣，人生時時刻刻都是給他緊緊的鎖着。

人們見到五欲的快樂，就會拚命的去追求，這個追求的一念，就是貪心，貪不到的時候，就會生起煩惱；見到別人講話做事不如自己意思的時候，心中就會發動瞋恚，瞋恚也是人生的煩惱。其他例如做出愚痴的事情，不自覺，對比自己好的人，生起嫉妒；對不如自己的人，生起我慢；對真理不能信受，對人生的諸多邪見，這都是煩惱。照佛法指示我們說：人生有八萬四千煩惱，誰又不是天天在煩惱中過着日子呢？

人生自從呱呱墮地，直到他百年壽終，他都是被煩惱纏擾得不能脫離。一個初生的嬰兒，要奶吃，要人抱，稍不如意，就會哭起來；年老壽終的時候，望着子孫財產，唉聲嘆氣，這不都是煩惱的寫真嗎？

人生在世的時候，做官的人宦海浮沉，時刻煩惱；年青的戀人談情說愛又未曾沒有煩惱，失業的人爲生活而煩惱，家財萬貫的人爲無後代而煩惱；看到別人的白眼而煩惱，聽到別人的譏嘲而煩惱。如果不懂得佛法，不明白人生的意義，與煩惱爭扎一輩子，到頭來，你又落得什麼呢？我們要想人生快樂，沒有煩惱，先得探求煩惱的根源。佛法指示我們

：人因爲執着一個小我，便有這是我（法），那也是我（法），把我的東西（法），把一個「我」和「法」看得太認真，一切煩惱，都是從這個「我」和「法」二執而來！果能空去了這我法二執，煩惱也就不會生起了。

我們本來都有一個光明清淨沒有煩惱無明的心，但因一念不覺，致生起了多少無謂的是非煩惱。因爲這一念不覺，就有個我的存在，有了我，就會追求外境，就會受稱、讚、譽、利、衰、苦、樂的八種境界風所動，煩惱因此就日日不會休止，果能明白身心虛妄，幻質匪堅，今我不同故我，前念之我固不是我，後念之我亦復非我，當下消除了人我的假相，懂得六塵境界非實有，則煩惱又從那兒生呢？

三 佛法能明白人生的真相

人生在這個天地之間，有兩個最大的問題不能解決，即是：「生從何來？死到何去？」關於這個生死問題，換一句話說，就是大家對於人生的真相都不明白。

萬物所不同的是生，所同的是死。生的時候有富貴貧賤，有賢愚不肖，有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也有桀紂和三武一宗，這是生的不同；死的時候同爲枯骨，同要腐朽，凡是有生，都必有死，這是不變的真理。

我們中國，知道生可相慶，死是可哀，所以有一句「寧可在世上挨，不願在土裏埋」的俗諺，但世界上也

有不少人（如印度古外道），以為人之生，風塵僕僕，是一回大苦事；人之死，既目不顯，是最樂的解脫，所以有跑入深山餓虎的，走向懸崖自殺的。由此可以看出，生與死的哀與喜，也沒有絕對的是非。

我們現在談到生死問題，不得不先將各家對生死的看法說一下：先說關於生從何來，我們中國的先賢，認為生是受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而生的，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怎麼會生人呢？令人百思不得一解！耶穌教說人的生，是由上帝的創造，但上帝又從何而生呢？又是令人莫明奇妙！近代的生物學的學者們說，人生是由下等動物進化而為猿猴而來；生理學的學者們說，人生是由精蟲進入卵巢，由原形質增大而成。這些說法，都未能真正說出生從何來，這道個真相！其次說到關於死到何處去，道教說人死後變鬼，但九法界衆生，人死後那裏一定就變鬼呢？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他很老實的表明自己不知道死後往什麼地方去。耶穌教說，信他的人死後上天堂，不相信的人，死後入地獄，這說法未免太自私。所以，「生從何來，死到何去」的人，生真相，一切科學哲學，都不能真正道出所以，唯有佛法才能告訴你人生的生死真相。

人不是從天生，不是進化生，不是自然生，乃是從因緣而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之衆生，再假借淫慾而正性命，這三有業從何而生？則從取，愛，受，觸，六入，名色，識，行等而生，識行又從無明而生。此即十二緣起。緣起而成無始無終之業力，流轉不已。其初托父母的體，以成形質，而後成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之身。明白的說，此業力（初為業力，

後即中有，或稱識神，即第八阿賴耶識）一定的緣，攪父母赤白成胎，由胎漸成諸根，次第完具，出胎之後，諸識方生。由這裡看來，人之生，身，心各有其本，二類相合，方成一個人，所謂身，血氣為本；所謂心，業力為本，身心和合，人就因此而生了。

人從那裡生，已經知道了，但多者百年，少者數十年，人終要死，死了又到什麼地方去呢？要知道人之將死的時候，四大分解，身軀如委蛇，終與識神相離，這個識神隨其業所招感的善惡，備受諸報，最善的成聖，生天，次善的往生人天，作惡的墮落苦趣，引業招來總報，滿業招來別報，別報自受，總報共受。這樣一來，人生的前後，人生的真相，也就很明白了。

四 佛法能指示人生的迷津

人生像浮萍一樣，飄泊在無邊的業海中，那兒是人生的歸宿呢？望望前程，白茫茫的一片，一不慎重，迷失方向，永遠沉淪在迷津之中，受無量苦，難有脫期，唯有依佛法的指示，好像航海有了羅盤，才不致錯走了路程，空過了寶貴的人生。

有些人，以為人生就是現身快樂的解決（如我國的楊子），他們以為人生世上，生前死後的問題都不必研究，即使國家如何，民族如何，快樂也不關心，各人只要求一己的快樂，這種人生不能算生，只算沒有死罷了。

有些人，以為人生是各種物質集合而成生命的（如唯物論者），過了幾十年死了，一切都會損壞，沒有繼續，照這樣看起來，人生不是太空虛了嗎？不是同機械一樣的吗？這種

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

有些人，以為人生沒有因果報應（如古印度的外道），無論作善作惡都無關係，人死了還是做人，牛死了還是變牛，這種人生是多麼糊塗呵！

講到這裡，佛法就來指示人生應出離這些迷津了。佛法告訴我們，人生第一要信因果，因果是宇宙間不變的法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一定的道理。人死了以後，並不是沒有，你在世時，造了什麼業，一定還要去招感什麼果報的。佛陀的

（上接第二頁）

之行。前者——遺教經——是專一訓示出家的僧尼，雖然有中印兩土的氣候風俗的不同，古今時代的變遷，縱然不能完全適合，却不可視為陳腔濫調。僧尼最重要的是一節身時食，清淨自居。當自端心，正念求度。我們出家的僧尼，倘若能做到這一點，則出家衆的社會裏，隨時可以淨化，也就不會有違背佛制，或紛擾是非的出現。後者——法華經——是指示在家出家整個的信徒，並且希望普及到群衆，最重要的警句是：「有正憶念，不為三毒所惱，不為嫉妬我慢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欲知足。」我以為人類社會的黑暗，殘忍，鬭爭種種的紛擾，無非三毒，嫉妬，我慢，我欲，不知足，……在作祟。倘若都能照佛所指示的途徑做去，則整個人類社會，都立時可以淨化，即孔子理想的「大同世界」，固不難實現；先由淨化身心社會做起，則智慧的自然就在目前。此佛法之所以在世間者四。

其次，佛法最高的目標是成佛——淨化身心——而其縱貫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的血脈，則為因果。自然界的草木之華因也，結實豐盛果也。氣候的低沉因也，風雲雷雨果也。有情界多行不義因也，必自斃果也。日德義製造大戰因也，幾乎滅亡果也。如此類推，則十善十惡是因，六道輪迴是果。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是因，則聲聞緣覺菩薩佛是果。因果之所在，即佛法之所在。此佛法之所以在世間者五。

總之，佛法即是心法，佛祇是心理上去愚痴而就智慧的一個代名詞。我們所日用的是愚痴的情感，所以山河大地，人物鳥獸，皆自有其界限。尤其是國界種族的劃分，人我自我的各別；人為的種種苦惱，也就因此而生。知乎心者，在日用之間，常覺自心是佛，檢束行為，不使違背於佛，禪宗所謂寂寂者，常惺惺。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無往而非佛法。六祖大師說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

四十餘年說法，留下數千卷的經典，都是指示我們如何認識因果，如何修行，如何離苦得樂的。

文章寫到這裡，想到東公的慈命，他說「人生專號」投稿的人很多篇幅有限，只能寫五六千字，因此不能再寫了。其他還有佛法能維繫人間倫理，佛法能提高精神的生活，佛法能開導正覺的人生，佛法能安定動亂的人心，佛法能……，限於篇幅，只有從略了。

佛教的人生觀

心悟

人生觀，是對人生全體的觀感，是就人生現實狀況而評論他底價值，並規定做人所應持的態度。大凡是人，莫不有他對於人生的一種觀感，莫不有他對於人生的一種批評的見解，這種的觀感和見解即是他的人生觀。

人生觀是各人彼此不相同的，但是這種不相同的人生觀，並非全由於各人先天的稟賦，多半還是由於各人後天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與信仰，以及時代潮流，民族精神等的影響所造成的。信仰佛教者的人生觀，決不會同崇奉儒者的人生觀一樣，而崇奉儒者的人生觀，也決不會和信仰基督者的人生觀相同。類而推之，乃至哲學家，科學家，軍人，政治家，以及庸夫走卒等，他們也都各各有其不同的人生觀。梁漱溟先生說：「同一生老病死之觀察，在印度則產生一慈悲勇猛的佛教，在中國則產生一嚴放浪淫樂唯恐不追的騷人達士，以及訪藥求仙的修鍊家。」這就是由於時地和所受教育等的不同，而造成的對人生各別觀感的實例。

世界學者的人生觀

先說一說，以便與佛教的人生觀作一比較。今總括世界學者的人生觀爲三種，卽樂天的人生觀，厭世的人生觀，和改良的人生觀。

但這三者也並非絕對如此的，樂天論者，有時因環境的挫折，或情意的不適，便可能改變其樂天的態度。悲觀論者，有時因環境的適心，或情緒的愉快，也可能改變其悲觀的態度。至於改良論者，亦復如是。所以樂天觀，厭世觀和改良論者，不過就其態度的傾向而說罷了。

(二) 樂天的人生觀 認定人生現狀爲有價值

，因而對人生抱着一種快樂的、叫作樂天的。人生觀。抱這種人生觀的人，認為人生是於世是比痛苦多的，因此人生是有價值的。不過抱這種人生觀的人却有兩種：一種是生於富豪之家，衣食不愁，環境舒適的，他因生活富足，遂對人生發生

一種放任的快樂情感，這就是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極的樂於人生觀。另一種是賦性完美，思想健全的，他對於人生全體會有過一次深刻的觀察，發見人生是有崇高偉大的人格，因此立志以盡天職，而求表現其偉大的人格；我國孔子的「知天命」和「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即是這種樂道，「和」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即是這種真正樂天人生觀的表現。英國哲學家如邊沁，穆勒，和哈德勒，都認道德的原理是存於快樂的情感上，而計算人生快樂和痛苦的分量，以為快樂是較痛苦為多，因此也認人生是有價值的，亦取樂天的人生觀。德國哲學家奈布尼認宇宙為調和完美之物，縱有害惡，亦是為表彰善美而存在，害惡本身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因此他對於人生亦取樂天的態度。

但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樂天的人生觀是不當的，因而予以駁斥說，人生在世間上是有種種痛苦的，既有痛苦，當然就不是美滿的，對這種不美滿的人生抱著一種樂天的妄想，豈非錯誤！他們分別人生的痛苦為兩種：即自然界的痛苦和道德界的痛苦。自然界的痛苦又有兩種：一是外界的，如飢饉，疫癘，酷暑，嚴寒以及水火風災等。一是內界的，如生理組織的不健全，過度勞力則傷害身體，過度勞心又傷害腦筋。還有因天賦的不全，雖想盡力鍛鍊，正，但終是徒然；這些均是身心缺陷所招致的痛苦，而仍然無效等；或生來意志薄弱，雖欲努力鍛鍊，至於道德界的痛苦更是難免。因人生不能沒有情欲的，而情欲的衝動即為罪惡的根源；人生為此情欲的衝動而發生罪惡的行為，因而招致種種的痛苦。人生既有如許的痛苦，那末對人生如何可以抱樂觀的態度呢。

近代抱樂天人生觀者謂其不然，加以答辯說，自

近代抱樂天人生觀者謂其不然，加以辯證說：自然界和道德界的害惡，可使我們感受痛苦，這當然是一種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我們不必因有這些害惡而感受痛苦，便對人生發生厭惡的觀念，相反的，這些痛苦適足以堅定我們對人生所持的樂觀的信念！這話怎麼講呢？他們的意思以為：人生必有飢饉之患而後方知儲蓄，有疾病之苦而後方有衛生之術的發

明，有水火風災之侵患而後方有預防之法。人生的一切美德和知識大都是因此而發生的。世界文明的進步也是由此促成的。這點我們觀於世界民族居於氣候多變的地帶，其文化大都比較其他氣候稀少變化的民族的為特別發達，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樂天論者認為這些害惡，正是刺激人類精神向上發展的原動力。再說人生的體力氣質和意志，固然是生來而不健全的，一切不能盡如人意，但這也正是促起我們鍛鍊身體，修養意志的精神，以完成我們有意義的生活。再說人生雖然有情感的衝動，但這也是促成我們道德行為的要素。罪惡的存在，即是為增加美善的光輝的，因為若無情欲激動其心，而使其克己制之，則不見其難能可貴，更無以表現其實踐道德的價值。所以自然界及道德界的種種痛苦，不但無害於人生，而且還極其有益於人生，故人生終究是有價值的，可以樂觀的。

(三) 厭世的人生觀

(二) 厭世的人生觀 認定現實人生爲無價值的，因而對人生抱厭惡的情感的，叫做厭世的人生觀。抱這種人生觀的人，生存本身即是罪惡，故人生是罪惡，罪惡過於美善，生存本身即是罪惡，故人生是無價値而可厭的。在西洋倡說這種悲觀論最早的人，要算赫格西亞，他說惟有愚人才會把人生看爲善的；而在智者看來，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快樂常伴着痛苦而來，總計人生痛苦與快樂的總量，則痛苦之分量實多於快樂。在我們中國最早倡這種悲觀厭世論的是老子，他以肉體爲利欲的根柢，罪惡的源泉，所以他說：「我有大患，爲吾有身。」然在持厭世人生觀的諸哲人中，當以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爲最著。叔本華論人生之所以可悲觀者，一爲感覺方面的，一爲道德方面的。他說意志是性的根本，而意志且常追逐無窮的欲望以求滿足。當欲望未生的時候，固有一種缺乏的苦感，可是當欲望已起而從事進取的時候，又有疑惑憂慮的苦感，至若追求而不能達到目的，則又不免有失望的苦感。退一步說，即使祈求克達目的，一時獲得滿足的快樂，然而會幾何時，而所謂快樂者又早已如浮雲掠空渺然而不可得了，故一切快樂的終局總是一個失望的，意志的一切活動，總不能逃出痛苦的範疇！故欲望愈大，而痛苦亦愈多，但是，如果你要想使意志避免這種循環不息的痛苦而什麼事也不去做

，那末，你也會感到非常的寂寞與無聊，與其寂寞無聊，那倒不如買着艱險以求自慰。由此可見意志常往還於情感之中而不得自拔。故意志可以說是一種沒有理性沒有目的的盲動，論其究竟則空無而已。人生恰像在海舟之中，雖盡力以救其溺，而舟終不免於沉沒；人生雖汲汲於避死，而結果仍不免於死。人生畢竟是如此的無價值！所以生不如死，死不如速朽，何必留戀此世間以自苦啊！這是教本華就感覺方面以論人生為無價值的。

叔本華又說，德與智，是變則，惡與愚則是通例。人類大多數不是愚鈍的，即是好惡的，而愚鈍且常多於好惡。他們常困於饑寒之苦，不過祇求其一身及子孫的餬口而已，此外別無高尚的精神生活。又者，他們不僅僅為愚鈍的而已，且又為好惡的，所以見他人身心的優美，名位的顯達，便嫉妬他，憎惡他，甚至想侵害他。其所以不即侵害的原因，是由於怕法律的制裁。縱使有的也勉強行道德的事，但一探他的真實動機，則其好交際的是由於誇街；其表同情於人的是為自愛；其保名譽的是由於自矜；其守和平的是由於怯懦；其行慈善的是由於果報的迷信。有時還有一種人由於他底奸惡的特質超出一般愚鈍者，故又必逞其智巧而肆其欺詐，破壞法律而蹂躪他人，至於無所不用其極！愚鈍奸惡是普通的人性，像那有真正德行者，千萬人中實難一見的。天之生大才的人，百年中還不能有一個，其生賢者，殆亦如此。總之，叔本華認為：人類是多愚詐而少德智，故人生是悲慘而可厭的！這是叔本華從道德方面以論人生為可厭的。

羅家倫先生說叔本華的悲觀論見，到人生陰暗的一面，而未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這話的確不錯！吾人意志的進行，有時誠然會使人感覺痛苦，但也能產生活動的快樂；又人類愚惡的固然甚多，而德智者亦復不少。叔本華以其所見到的人生陰暗的一面，以概括人生之全體，因而醜視人生，實為不當！

(三) 改良的人生觀 抱改良人生觀者，認為人生有罪惡與痛苦，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人生也不是完全沒有快樂與幸福的，說明白點，即人生

是苦樂參半的。樂天人生觀與厭世人生觀，雖不失為一面的真理，但若以一面而概括全體，則其謬誤！吾人若取樂天論者對人生所持的態度，祇一味的樂觀，那必至以為現世有絕對的快樂和幸福，一切皆聽其自然。若取厭世論者對人生所持的態度，祇一味的悲觀，那又必至以為現世是絕對的悲慘與罪惡，失却自己進取的勇氣和改良的希望。因此二者皆是人生的一種偏頗的態度，而不符於人生的真相，所以都不足取。

實際的人生本是有苦樂兩面的，我們決不能偏看那一面，我們應該要以自己一定的理想來調和它，不要因痛苦而悲觀頹唐。要以自己的心力與體力來減少痛苦，努力向理想的目的而邁進，確信人生祇要有堅強的信念和不斷的努力，必能改善社會的生活，提高人類道德的行為。改良論者對於前述的樂天論者與厭世論者的兩派，採取折衷和調和的態度，一方面擁護絕對的厭世觀，而取相對的厭世觀，一方面又排斥消極的樂天觀，而取積極的樂天觀，「故改良的人生觀實較樂天與厭世兩者為中正」。雖然，但吾人若以佛法的眼光觀之，則覺得改良論者對於人生的根本實狀尚未能有所發明，至於何者是人生的真生命，又如何方能實現此真生命的價值，那是更無所知了。所以其所謂改良者，不過改良其皮相的而已。然則

佛教的人生觀

如何呢？所謂佛教的人生觀者，即是依據佛教教理以說明人生的現狀，評論人生的價值，並規定人生所應持的態度。但佛教的教理浩如煙海，難以具論，且亦非淺學如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今姑就四點述之如左：

(一) 業力為本的人生觀 以業力為人類生命的原因，以之為根據而說明人生的現狀，評判人生的價值，並規定人生所應持之態度的見解；這就叫做業力為本的人生觀。

依業力論的見解，認為宇宙萬物的美醜，人類生命的苦樂，均由業力促成的。什麼是業力？即是

過去行為的結果。但這種業力並不是永恆的，是隨一期生命而俱盡的，然而亦非一盡永滅的，乃是循環相續的。舉例來說吧：過去的業力是隨今生生命的死亡而俱滅了，但今生的生命活動又留下了業力，以為促使來生新生命現象生起的原因。今生身心活動結果的業力若屬於善，則來生由此而有之新生命，即為美滿而快樂的，今生身心活動結果的業力若屬於惡，則來生由此而有之新生命即為缺陷而痛苦的。業力為因，生命為果，由因感果，果又造因，而因復感果。如是之業力循環相續於無窮，故生命之現象亦生死輪轉於無盡。

業力的性質，有善的和惡的兩種，業力的種類，有共同的與特殊（不共）的兩種。宇宙的森羅萬象，是由全人類共同的業力所促使而現起的，個人的生命則由各人特殊的業力所感招的。自然界的醜惡，是決定於共同業力之善惡。生命界的苦樂，是決定於特殊業力之善惡。然而操此善、惡、共、不共業力之大權者非他，乃為吾人之自己。孔子曰：「吾欲仁，斯仁至矣。」反之，我們也可說：「吾欲惡，斯惡至矣。」故業力論認為人生的意志是有充分自由的，有偉大的創造能力的。人類的生命，誠然是有苦有樂，但這苦樂是暫時的，可變性的：今日的快樂，可因其懈怠放逸，或為非作歹而轉成痛苦，反之，今日的痛苦，亦可因其勤作正業，修善改惡而變為快樂，此觀諸世間貧者轉富，富者轉貧，賤者變貴，貴者變賤的事實，即可瞭然了。所以吾人不因生命有暫時的痛苦，即抱悲觀厭世的態度，也不要因生命有暫時的快樂，即抱樂天的態度。應該要求把握所以造成生命苦樂的機關，發揮內在之創造能力，消極方面抑制那造成生命痛苦的動機——惡意識，積極方面開展那促使生命向上，向快樂的原動力——善意識。

由此觀之，可見業力為本的人生觀，乃基於深化的倫理上，也可以說是以佛教倫理為本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所啓示於吾人者：是摒棄極端厭世和極

端樂天的態度，而取向善的，積極的，和創造的態度。

(二) 阿賴耶識爲本的人生觀 以阿賴耶識爲生命的本體，並以之爲根據而闡述人生的現狀，評論人生的價值，及啓示人生所應持之態度的見解，就叫做阿賴耶識爲本的人生觀。

阿賴耶識是萬法的本源，生命的本體，具有無量的功能，無有善惡的差別。它的體性有如瀑布，生滅相續，無始無終，汚化之即成異生，淨化之即成聖者。以此爲根據而觀人生的現狀，則見人生的生命，並非渺小的，短暫的，實乃偉大的，永恒的。人生的最高理想，實不在於求現前肉體的享受，因爲肉體是虛幻不實的，渺小而短暫的，人生若祇求此渺小而短暫的肉體的享受，那實在沒有什麼價值，徒負人生之意義。人生的真正意義，乃在於淨化此偉大的，永恒的生命本體的阿賴耶識，以實現最高理想的精神生活。

吾人現前這個精神和肉體相結合而活動的生命現象，爲阿賴耶識中種子功能之現行的結果，此結果之痛苦或快樂，賢慧或愚拙，均由此種子功能的善惡所使然。然此種子並非由天而降，亦非從地而生，乃係自己所播種。起一念惡心，即種下一顆惡種，起一念善心，即種下一顆善種，起一念佛心，即種下一顆佛種，起一念鬼心，即種下一顆鬼種。生命本體之阿賴耶識，恒轉如瀑流，能保持此種子到永久而不失，等到因緣會遇的時候，其各各之種子功能，即生起各各現行的結果。現實人間迥迥各異的生命現象，都是經由這種形式而產生的。明乎此，則如明鏡當胸，朗照萬象，人生應何從何背，均可瞭然了。

吾人要是欲求獲得善果或佛果，必須多種善種和佛種，以淨化生命本體之阿賴耶識。具體些說，即：以布施淨除慳貪，以持戒淨除毀犯，以忍辱淨除瞋恚，以精進淨除放逸，以禪定淨除散亂，以般若淨除愚痴，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圓滿了，六弊（慳貪、毀犯、瞋恚、

放逸、散亂、愚痴）淨除了，則阿賴耶識也就淨化了。阿賴耶識既得淨化，即便轉捨一切雜染所依，而爲一切清淨所依，到此，則吾人即得真正的解脫，而實現生命最高的價值——真善美統一性的聖人格。

綜上所述，所謂阿賴耶識爲本的人生觀者，也可以說就是淨化的人生觀，或是實現生命價值的的人生觀。

(三) 緣起爲本的人生觀 以緣起爲世界構成的原理，生命存在的原因，由此而說明人生的現狀，評論人生的價值，並規定人生所應持之態度的見解，叫做緣起爲本的人生觀。

緣，是關係和條件的意思，緣起，就是說明世界人生的一切現象，皆由各種條件互相攝持的關係而生起而存在的。一個人的產生，除自己的業識爲親因外，還必須要有父母爲助緣的，而父母之本身又要有父母爲其所由生之緣……故從縱的方面推之，其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是無窮的。生下來了，又必有衣食住的需要，這樣，那就與農夫、工人發生了關係，而農夫與工人又必須要有其他的關係方能存在……故從橫的方面推之，其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又是無盡的。故個人的生命，如就其當體的表面上觀之，不過是六或七尺之軀而已，直同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但如進一步的從其牽涉的關係諸方面觀之，則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縱觀無窮，橫觀無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人生實是不可思議之偉大！

起緣論對人生現狀的說明既是如此，那末緣起論對於人生價值的評判又是如何呢？它的答覆是：人生既是由縱橫無盡之彼此的關係而生起而存在的，則所謂個人者，即不過爲全體社會的產物而不得脫離全體之一分子而已，而所謂全體者，亦不能離開個人而存在，以全體乃個人之集團故。個人與全體間的關係至爲密切，而彼此相互的影響亦甚大，個人的健全，能够促使社會的進步，進步的社會，也能促成個人的健全；反之，個人的懦弱，會使社會退化，退化的社會，也會使個人懦弱，故個人與

社會的一動一靜，均有彼此相互影響的莫大價值。人生的意義不在爲個人的享受，乃在求個人的健全，以謀全體社會的最大的幸福。但這並非輕個人而重社會，實因社會包括了個人，社會能得最大的幸福，個人的幸福也就在其中了。不然，若只顧爲個人謀幸福，則勢必妨害到社會的幸福，社會的幸福被妨害了，結果個人的幸福也不會得到。所以依緣起論的眼光看來，惟有在爲全體社會謀最大的幸福中求個人的幸福，個人才能獲得真實的幸福，所謂利他則成兩利。若想從損害全體社會最大的幸福上求個人的幸福，則如飲毒汁以求止渴，自取其禍，所謂害他則成兩害。

總之，緣起爲本的人生觀，是認人生爲偉大的，有價值的，它所啓示於吾人之處世的態度，是互助生存。而利他則成兩利，害他則成兩害，即爲其最後最重要的結論。

(四) 真心爲本的人生觀 以真心爲萬化的起源，生命的真體，以此爲立論之中心而說明人生的現狀，評論人生的價值，並規定人生所應持之態度的見解，就叫做真心爲本的人生觀。

真心，就是離妄染的空寂的靈知，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是即吾人的真生命。佛教的終極目的，即在令人澈底契證此心的全體，而得究竟顯發其全體的無窮大用。

起信論曾具體的顯示此心的意義爲三大：「云何爲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

現在就把這三大的意義略說一下。世間的森羅萬象，看去好像是客觀獨立的實在；身心和合的生命，看去也好像是主觀獨立的個體，其實，這似乎相對的內在的生命與外在的萬象原是「體的」都是真心所現的幻物，楞嚴經說：「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祇是吾人未得如實智不能證知罷了。然雖不知，其體並未稍減，而聖

人生實相及其正道

演 培

人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古今宗教家、哲學家們，有種種多樣的解釋，但在佛法的眼光下，是這樣的：「人生是苦！」唯有自覺「人生是苦」的人，才能正確的認識人生，深刻的理解人生；沒有苦的人，那對於人生的看法，一定是很淺薄、很皮相的。

關於這個，在沒有說明佛法的理論以前，先來談談這樣一個事情：過去波斯國的一個國王，是個極年青的國王，在他舉行了即位大典後，第一道發出的命令，就是召集全國著名的權威的學者，到京來，為人類編纂一部最精密的「人類的歷史」。當全國的學者接到王的這一命令，立即遵從王的意旨，着手編纂一部偉大的人類史，以期永垂不朽。那裏知道，轉瞬之間，經過了一年、二年、像夢似的，過去了五年、十年；可是一直經過二十年、三十年、這漫長的歲月，而世界「最精密的人類史」，終沒有辦法交卷。後來又耗費二十年的工夫，一共化去五十年的很長時間，才僅僅的寫成那個人類史的一段結論，而這結論，說來也許有人不信，只是寥寥的「人生、人苦、人死」六個大字而已。真的，人生到死，從最初生下來的那個時候，到最後生命結束的那個時候，在這死生之間的人的一生，所遭過的，所感受的，那豈不是完全是苦的呢？這「人生、人苦、人死」的人類史的結論，對於我們人生，是多麼深刻、多麼重大的一個啓示！

「人生是苦」，這是世間的事實，是人人都感受到的，是誰也不能否認了的。如果有人說是人生沒有苦惱，那他不是說的假話，就是他的反省不夠。一個真正覺醒的人，那他一定會承認「人生」是有種種苦惱包圍的；如果感到世間的美滿，不知「人生」有什麼缺陷，那他必然是一個沒有覺醒的人。所以了解「人生是苦」，是正確的走上人生旅程的第一步，也是進入宗教世界的第二步！

「人生無常」，唯有自覺「人生無常」的人，才能切實的寶貴人生，堅強的把握人生；沒有無常自覺的人，那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必然是另個樣子的。

關於這個，我想先來說明這樣一個事實：過去的我們中國有個年富力強的青年，身體的健壯，精神的飽滿，確是世間很少有的，所以他無論做什麼事情，一切都無所不為，總是滿不在乎，認為自己的身體，堅實得不可摧毀的。有人告訴他說：「你還是多多的愛惜你的身體，你不要白白的糟蹋你的身體，一個人的肉體，時刻在演變的，如果過分勞動了，不特會搞壞你的身體，而且會使你生命早日崩潰的危險！」自他力極強的那個青年說：「你錯了！你別替我擔心！我這個身體，會有一天壞的嗎？老實的告訴你：我的拳頭上，可以站得人住，我的脊背上，可以跑得馬過，還怕什麼？」那裏知道，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沒有過了好久，那位自以為身體很結實的青年，反而在許多體弱多病的人前，離開人世了！原來人這個東西，只是一個變不停的東西，從他出生那個時候起，到一個生命那個時候止，在過程中每一個階段，每一時刻，每一刹那，無不在那兒新陳代謝的變化着，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他的活動。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人類剛出離母胎的那一剎那，就開始一步一步的向死亡的邊緣前進，等到走達生死的岸頭。任你怎樣要在這人間逗留片刻，是再也不可得了！「人生無常」的這一真理，只要是聽過佛經中所說的「黑白二鼠」的那個巧妙的人生譬喻，則他雖說不是波斯國王，但也不能不有感於「人生無常」！

「人生無常」，現實世間所給我們的啓示，那真太多了！只要肯得留心觀察一下，隨時隨地，任何人都可體會得到。如果有人認為人生沒有什麼變化，那他不是在抹殺世間，就是天地間的第一號大傻瓜！反之，能够覺悟了「人生無常」，那他對於人生，必能時時提高覺悟，不為人生所迷，所以了解「人生無常」，是正確的走上人生旅程的第二步，也是進入宗教世界的第二步！

「人生如幻」，唯有自覺「人生如幻」的人，才有剛毅不拔的無畏人生，自強不息的奮鬥人生，大公無私的積極人生，犧牲個己的利他人生；沒有如幻自覺的人，那他的人生，不是消極的，就是自

者雖知，其體亦未稍增，故說「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這是約真心之體大的意義而言。其次就相大方面來說，如來是佛果的德號，是含藏的意思，這就是說，衆生的心體含藏有如來的無量智慧德相，故說「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其次再就相大方面說，世間的因果有善的和惡的兩種，善因果是合乎倫理而適乎感情的，惡因果是背乎倫理而逆乎感情的。前者為人所樂，後者為人所惡。生惡因果者為妄心——第六意識——的作用，而真心的大用，則能生世間出世間的善因果。吾人有此體相用三大統一性的真生命，則人生之價值為何等的崇高，是可想而知了。是故以人生為無意義無價值而抱厭世悲觀態度者為虛妄；然此體相用三大尚在迷而未覺，祇是性具而非事造，若不加修治之功，則仍然不能顯現，人生之苦痛亦無從解脫，故亦未可以人生為有絕對的快樂而抱樂天的態度。人生應該不斷的向善的方面努力，以佛法對治身心的弊病，使無明煩惱的染污法淨盡無餘，體相用三大統一性的真生命究竟顯現，圓成常樂我淨的最高理想生活；此為佛教人生觀之極致。

佛教的人生觀已大略的說過了，現在讓我再用幾句話總結的說一下作為本篇的最後結論。

業力為本的人生觀，是說明現實人生的苦樂是由自己過去身心活動結果的善惡業力所感召的，欲求圓滿快樂的人生，當由改造行為下手，這可令人避惡趨善，把尾創造生命的機關。阿賴耶識為本的人生觀，則進一步的令吾人認識自己生命的本體而淨化之，以實現真善美統一性的聖人格。而緣起為本的人生觀，則又進一步的令吾人認識個人與社會之關係，從而使人與社會均能得到合理的生活。至於真心為本的人生觀，則更進一步的指出了吾人體相用三大統一性的真生命，令吾人識而修之，以圓成常樂我淨的真解脫的最高理想生活。我們以此四種佛教的人生觀較之前面說的世界學者的「人生觀」，則見佛教的人生觀實高明、積極而且圓滿得太多了！

一四二、五、十五於圓山！

私的，不是荒唐的，就是灰色的。

關於這個，我想先來舉個世間的譬喻：幻是無而忽有，似有實無的。如魔術師所變的白兔紅蛋，雖不是真實的白兔紅蛋，但確有白兔紅蛋存在，站在旁邊看變把戲的人，也明明白白的看到有這些東西的出現，可是仔細一考察，那裏有什麼真的白兔紅蛋？當知我們人生也是如此：從表面上去看，一個一個的人，好像都是實在的，你是你，我是我，彼此界限劃分得很清楚，但深入生命的內層去一探他的底細，那你就將發現到，人生原來是個假和合體，如幻如化，並沒有他的實在性。「人生如夢」，「世事如幻」，「人生到頭一場空」，這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嗎？田園詩人陶淵明又說：「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這對於幻化人生刻畫得又是多麼深刻？唯是如此，但仍不及我佛所說的透澈，佛在維摩詰經方便品中說：「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燄，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起；是身如響，屬諸緣故；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所……」。我們細細玩味佛陀所說的這些幻化空無的巧妙的人生譬喻，能不有感於人生的虛幻不實嗎？

「人生如幻」，是生命的真相。只要我們肯得反省一下，不難對他生起如幻如化的認識；若再肯得向外正視一下，又不難從同一人類求得證明，自己智慧不夠，不能通達「人生如幻」，那是可以原諒的，如果說是人生不是如幻，那是絕對不可以的。人能自覺到「人生如幻」，那他對於人生，一定有一番積極的表現！所以了解「人生如幻」，是正確的走上人生旅程的第三步，也是進入宗教世界的第三步！

儘管人生是這樣苦惱、無常、如幻的，但確是偉大、崇高、難得的。我們對此人生，作玩世似的樂觀，固然不可以，作厭世似的悲觀，同樣要不得。

唯有刺透二邊人生觀，循着中道人生觀的坦途，向理想的人生之途邁進，才能豐富我們的人生，充實我們的人生！所以我們不能輕視這個人生，而且要運用這個人生，在這苦惱、無常、如幻的世間，為世界人類，做番有意義，有利益的偉大事業，才不辜負這個人生，而人生也才有他偉大而崇高的價值！

佛法雖說人生是苦惱、無常、如幻，但決不導人走上灰色、消極、厭世的路，而且正確的指導人怎樣的走上奮鬥、積極、救世的人生。佛法所以說人生是苦惱、無常、如幻，一方面是指出生命實相的確是這樣，另一方面是要洗革染為本的不完善人生，淨化而為正智為本的美滿無缺的人生。如只看到佛法否定人生的一面，而不看到佛法肯定人生的一面，那他就是沒有見到佛法的全體，不見佛法的全體，而就以佛法為否定人生的，那是多麼大的錯誤！老實說：唯有透過佛法的正確無誤的中道人生觀，才能知道處世做人所應具的人生態度，才能知道人與他人以及人與物間的種種因果關係，才能知道人生的苦樂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才能知道要怎樣的養成高尚美滿的人格，才能知道怎樣才算盡了人生的天職，才能知道什麼是我們的理想人生，唯有知道了這一切，才能揭開人生之謎，走入理想人生之宮！

佛是一個圓滿人格的完成者！太虛大師說得好：「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佛陀循着古仙人所曾經走過的人生道路，完成了高尚圓滿的人格，覺得這條路確是人生的唯一正路，所以就本着自己所經驗的，又很慈悲的來告訴我們，我們若能依着這條人生正路去行，當也可以完成圓滿的人格！

那末，是怎樣的一條路呀？八正道，就是人生的正道，而且是走向理想人生的唯一光明大道。在這八正道中，正見是最重要的一種。正見，就是正確的觀察人生真理，明白的認識人生是因果的組合，離開了種種的因緣和合，沒有實在的生命自體。如能真正知道這個因緣，那我們在人生的旅程中，

就可以安心了，不管經過什麼道路，都能很穩當的通過，不會發生什麼危險了！可是，光是知道，如不去實行那個因緣，仍然是沒有用的。所謂實行因緣，就是在因緣網中生活下去。佛陀就是澈悟這個因緣，而達到理想的人生，完成圓滿的人格。因此我們只要真正的知道人生的關係網，就不難達到佛所達的目的。然而了知因緣關係，並不是抹殺因緣價值，因為唯有真正生活於因緣網中的人，才能真正的尋味到一切空，透過一切法的空性，才能探測到人生的真理。所以我們人類的生活，唯有澈悟於空、覺悟真空的人，才真正能够認識人生寶貴的價值！唯有澈悟於空的菩薩，才是我們理想生活的人生！人生的道路，本來是很多的，但我們可以為我們走的，只有八正道的這一條。就是依着正見的指導，循着人生的正軌，過着合理的因緣生活，不斷的向理想人生努力行去。

最後，我舉出佛教中向南方求法的善財童子腳踏實地所走的人生道路，作為我們人生行程中的一個標榜。善財童子開始投入佛門中來，由於文殊菩薩的指示，向着遙遠的南方去參訪五十三位大善知識，雖說一路上，波波折折的，吃够了無窮的苦頭，遭遇了種種的困難，但他仍然不斷的邁力的向着理想的人生前進，終於證入法界，悟達人生的究竟，得到佛陀的境界。佛國禪師讚嘆善財南詢求道說：「出林還又入林中，便是婆娑佛廟東，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迴處落花紅」。詩中的獅子，就是文殊，象王就是普賢。善財由於文殊、普賢二大士的指引，終於進入悟的世界，去過一種理想的人生生活。所以我們要學善財童子那樣的，隨順於因緣，根據於空性，沿着人生的唯一光明大道，在每天的今天，踏踏實實的，一步一步的，沒有一點後悔的這樣的走去，以求得到正覺的人生！

「人身難得」，佛在經中常常這樣提醒我們的。怎樣記取這句名言而不空過人生，該是每個人在人生旅程中走着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所以我們必須寶貴這個人生，昇華這個人生，千萬不可讓這人生沉淪！

人生佛教的本質

東 初

一、倫理道德正覺

一般人對於佛教都缺少了正確的認識，有的以為佛教教理很深奧，說佛教是哲學；有的以為佛教重視儀式，說佛教是宗教；有的以為佛教主張出世，說佛教是超人的，非人倫的；有的以為佛教超度亡人，於是說佛教是死人所需要的，不是人生所需要的；這種種說法，祇可說是看見佛教的片面，沒有能窺見佛教的全體。

依佛教真義說：非特不是出世的，不僅死人所需要的；並且為入世的，為人生社會所需要的。佛教有句最流行的話，就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間求菩提，猶如覓兔角」。這是說明佛教根本的依處，即在人生的世間，捨去人生社會，也就沒有佛教可說。所以佛教不僅為適應人生社會而施設，且為做人的一種根本。我們不能做成功一個好人，根本就談不上做賢人，做聖人，做超人。所以一般人雖掛了學佛的招牌，但他自心上所有的自私自利，貪，瞋，痴，我慢，我見，以及人我觀念種種惡習氣，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或斷除；甚至連一個普通人所具有的倫常情感，同情正義的私德都沒有。試問這種人怎麼能做一個有慈悲心，有同情心，有正義感，捨己為人的賢人？聖人？超人呢？簡捷的說，就是沒有能完成做人的基本的條件，也就不能學佛！

人生佛教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倫理道德，正覺。也就是要我們完成做人應有的善行，即是先要具足完整的人格，有了完整人格做基礎，才能配得上來學佛。所以人生佛教的目的，不在求昇天堂善報，或他方世界的淨土，乃在要人做成功一個有倫理的愛，有仁慈的品德，有正覺的理智，對於人生社會大眾富有情感，真誠敬愛，不欺詐，不殘暴，有同情心，有正義感，能捨己為人福利社會的一個好國民。我們能做成功一個好人，即能學佛，甚至進步能成佛。所以太虛大師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一、倫理的愛

佛教以救人為目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但是怎樣去救人呢？是不是把人都救到另一個世界上去？等於用直升飛機一樣，把傷兵從前線救出送到後方去，這樣的救人，祇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積極的救人，要從人心救起，也就是根本上實現和平，把所有的軍隊都脫離了戰場，這才是真正的救人。今日要救人，當從人的本質上救起，人的本質，就是倫理的道德。倫理不特為人生的根本，並且為安定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的根本。現在由於人類不能互相敬愛，所以家庭不和，社會鬭爭，國家多事，乃至世界不能和平，都

因缺少這種倫理的愛做基礎。佛教對人倫道德特別重視，所以佛陀於善生經上發揮家庭父子，夫婦，師生，親族等互相敬愛及互助的義務，從種種方面強化家庭倫理愛的道德。

一、父子的關係 人倫關係，父子最重。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夫唱婦隨，本是我國倫理教育的根本。佛教特別重視人倫互愛，互助的教育。善生經說：

「善生，夫為人子，當以五事敬順父母。云何為五？一者供養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為正業」。

這是為人子的應有的態度。但父母對子女又該怎樣？

「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敬視其子，云何為五？一者訓子不聽為惡，二者指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髓，四者為子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

這是父母對待子女，使其達到安穩無患。父子果能依照佛說各行其五事，不特可達到父慈子孝家庭人倫的快樂，並可達到光前裕後的目的，由此進一步可發展社會互助的教育。

二、夫婦的關係 家庭中除掉父母及子女，夫婦居主要的地位，夫唱婦隨，互相敬愛，本是我國傳統夫婦的制。但女權發達的今日，夫婦的關係更處於平等地位。佛教尤重視夫婦互助平等的義務。不主張偏差，頗適合男女平等的真義。善生經說：

「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褻，三者衣食隨時，四者莊嚴以時，五者交付家內」。

這是丈夫對待妻子的態度。但為人妻的，又應怎樣對待丈夫呢？

「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敬於夫，云何為五？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

這是妻子對待丈夫的態度。今日人間夫婦感情不和，究其原因，互有不是，乃至發生離婚，離婚等不幸的事件，全由夫婦雙方沒有能盡到互敬互助平等的義務。果能依照佛說各行其五事，互相敬愛，互相合作，不獨可減少家庭許多爭論，及一切不幸的事件，並能享受白頭偕老美滿和樂的幸福。

三、親族的關係 人的天性，就是愛，不特愛父母，愛家庭，並且愛與自己有關的親族，愛國人，進一步，愛人類世界。這都發自於人的天性，故人生社會，實賴於愛的基礎上。佛說的慈悲，就是發揮人的廣大的愛。今日人類社會之所以不能和諧相處，就是缺少這種廣大的愛的精神，要發揮廣大的愛

，必需從親族起。善生經說：

「善生！夫為人者，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爲五？一者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

這是對於親族應有的態度。尤其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我們對於不如自己的親族，必需施以財物，或善語，提高親族物質與精神的生活，決不可存有絲毫勢利，或驕傲莫不關心的態度。我記得鄭板橋先生對他的弟弟這樣的說過：「對於貧苦親族冬天來的時候，先要泡一碗炒米給大人孩子喫得暖溫溫的，決不可以自己孩子在吃好的，親族的孩子在旁邊看，顯出貧富的階級，這皆是不盡人情的」，板橋先生這種愛的情感，可爲今日一般人對於不如自己親族的模範。但親族又該怎樣對待人呢？善生經說：

「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爲五？一者謹放逸，二者謹放逸失財，三者謹恐怖，四者常相敬誡，五者常相稱歎」。

自己既受了親族的提拔或幫助，都要時刻忠於親族，萬一親族有受人恐怖的事件，自己要盡心盡力出面協助，即使親族有放逸的行爲，也要在背後勸誡。總之，既受人恩惠絕不能忘恩負義，對親族應時存有報恩的態度。

四、師生的關係 五倫中雖沒有師生倫，但五倫僅對國家關係而言，古代政教不分，故將師生排於兄弟之中。且孝順父母，敬奉師長，乃人倫教育的根本，三字經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可見師長於家庭子女教育的關係如何重要了。善生經說：

「善生！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爲五？一者給以所需，二者禮敬供養，三者尊重敬仰，四者師有教誡，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不忘」。

這是弟子敬奉師長的道理，師長對待弟子是怎樣？

「師長復以五事，敬視弟子，云何爲五？一者順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聞，令善解義，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以所知，誨授不吝」。

這是師長對待弟子的態度。近年來中國教育所以失敗（指在大陸而言）固然由於師教不嚴，對於課程採取敷衍態度。而學生受了社會毒藥的刊物宣傳，致教規之不顧，常以要挾師長，破壞教育行政爲能事，故究其原因，實互有不是。倘師生果能各行其五事，必能使社會教育有良好的發展，達到振興教育的目的！

五、主僕的關係 家庭中除父母，夫婦，子女相親相愛以外，對於僕人也要以仁慈心愛護他，決不可以虐待，或以奴隸相待，這都是違背人道主義，善生經說：

「善生！主於僮僕，以五事教授，云何爲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這種態度對待用人，不獨合乎今日勞工神聖的精神，也合乎人道主義。但

僕人對於主人又當怎樣呢？

「僮僕復以五事奉事其主，云何爲五？一者早起，二者爲事周密，三者不與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稱揚主名」。

這是僕人對待主人的態度。虐待僕人固然不對，祇想偷懶不做事，不忠於主人，天天想增加工資，這也不近乎人情。主僕倘能依照佛說各行其五事，必能增進主僕的感情。

六、施主與沙門的關係 人生社會的組合，原採取分工合作制度，譬如農工商皆能直接生產，讀書的人，祇能主持教育，故應受社會供養。佛教沙門亦復屬於教育一類的讀書份子，並且以世出世間善法教導人民，現世及未來皆獲得利益，自身亦有高尚的人品，故佛教沙門也應受施主的供養。施主與沙門亦復含有互惠的意義。善生經說：

「善生！檀越當以五事供奉沙門，云何爲五？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時施，五者門不制止」（自由出入）

這是施主對待沙門的，但沙門又怎樣對待施主呢？

「沙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爲六？一者防護不令爲惡，二者指授善處，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大路」。

這是沙門對待施主的態度。要使施主能聞法，行善，最後獲大解脫。由上面看來，佛教所說的倫理的愛，雖極瑣碎，然懇切真誠。不獨孔子倫常觀念廣博，亦復比耶穌教博愛尤爲徹底。我們要知道耶穌教雖以博愛爲標榜，但它對人倫的態度是怎樣呢？不妨引一段耶穌教福音給大家比較看看。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說：「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和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爲我來是叫子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穌說：

「你們以爲我來，是叫世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得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一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耶穌這些話，都很有毛病的，簡直是挑撥離間人倫父子，夫婦，婆媳倫常的感情，視自己家裏人爲仇敵，怎麼能說是「博愛」呢？這無異是以鬧爭，製造仇恨，破壞人類的和平。所以耶穌教化的歐洲，歷古以來多戰事，其原因也就在此。馬太福音第八章載：「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馬可福音第三章載：「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對耶穌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接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像這種說法，試問與共產黨所倡導的「不愛爸爸，不愛媽媽，但愛史大林」又有什麼分

別？把自己家裏人視為仇敵，不承認自己的父母弟兄，甚至父母死了也不准去埋葬，要以這種話，說是「博愛」，實不近乎人情物理。最不通德的，就是摩西指揮他的門徒說：「你們各人把刀跨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並鄰居。末利的子孫照摩西的話行了，那一天百姓被殺的約有三千人」（見出埃及記）。由此我們可明白耶穌教所暴露的一個面目並不是個仁慈博愛，是個十足仇恨殘暴的創子手。我從前對耶穌教也與一般人採取同樣的態度，以為什麼宗教都是好的；現在才發現我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尤其是站在民族立場上，我是不能贊成耶穌教的，因為我們今日正是要復興民族，要喚醒民族的靈魂。而喚醒民族的靈魂，最要緊的，就是要恢復五千年來中國固有倫理的道德，培養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耶穌教不特無倫理的觀念，並且是主張亂倫的，在創世紀說：「羅得的兩個女兒，都從他父親懷孕了。亞伯拉罕稱他的妻為妹子」，這是不適合中國民族性的宗教。最近內政部蔣渭川次長於「東臺山地紀行」（載民間知識第十六期）一文中也說到山地同胞，因受傳教士物質及精神宣傳影響，大多數的山胞都缺乏孝弟的道德，他們祇知道有基督教的教義，而不知道三民主義，蔣次長對此深為憂慮。其實，豈但山地同胞，去年臺北建國中學也有部份學生及宜蘭縣員山國校教員，都以信仰基督教為詞，不肯向國父遺像及國旗行禮，這種種潛伏的危機，都使得我們當局者重視的。耶穌教人以鬭爭，殘殺，無人倫為能事，所以有人認為共產主義為耶穌精神之新繼承者。今日共產黨所實行清算閹爭，製造仇恨，殘殺同胞，無父無母，懺悔，坦白，末日審判等，幾無一不導源於新舊約。美國左翼作家辛克萊於其宗教利益一書中曾力言「耶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創始人」。耶穌對於不信仰他的人，都施以火燒，或施放瘟疫以殘殺，這在新舊約都有紀錄。反對耶穌教被處死刑的，在西洋歷史上多有所見。今日共產黨雖所謂「反動派」，所做的種種傷天害理之事，無不一一載諸新舊約而為其藍本。所以今日我們要肅清「赤色」毒素的思想，不僅要火滅一切「赤色」刊物書籍，並且要知道「赤色」思想的根源，即在新舊約。故對新舊約中統護的部分，實有刪改的必要。

最痛心的，就是我國一般沒有正知正見的人們，把自己的祖宗都丟掉，跟人家去信仰。不供自己的祖宗，改供十字架，以為時髦。唉！竟時髦到連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要知道，馬列主義是要亡我們的國家，耶穌教是要亡我們的祖宗，也就是要亡我們的民族。在此復興民族聲中，我們希望一般富有民族性的國民，要自愛，要自尊，不要受人家少許物質的引誘，就忘記了根本。要知道人家的物質是有作用的。譬如美食雜毒，雖有好色好香，愚昧的人們，不知其中雜毒，食食以後，飯食消化，毒性發作，傷身失命，無可挽救。今日我要特別勸請一般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們，不要再漫不抉擇，為人利用，胡亂的提倡耶穌教，以戕傷民族的自信心，摧殘立國根本的倫理道德。我所以要說這些

話，並不是反對耶穌教，是希望有心復興民族的志士們，要特別注意於此，應怎樣遏止這種無人倫思想蔓延。我們不要以為掛十字架的，都是幹的好事，那些宗教「政客」，特別若英國強生（Hew letchman）一流的同路人，我們要嚴密注意他們的言行，以防止「紅色主教」（Red Dean）活動，利用滲透矛盾分化及暴動，也是防止間諜工作之一。

佛教所說倫理的愛，是其他宗教所不及的。梵網經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所以佛教主張不殺生，就是把一切衆生都當為自己過去父母兄弟姊妹看待，殘殺衆生，無異殘殺自己父母兄弟姊妹。試問誰肯殺害自己父母兄弟姊妹呢？佛教用這種廣大的倫理的愛，愛護一切人類及非人類的一切衆生。今日我們要復興民族，必需用這種廣博的愛為出發點，發發一般國民父子的愛，夫婦的愛，兄弟的愛，主僕的愛，親族的愛。擴而大之，推到鄰里的愛，社會的愛。也就是由愛家人，愛同鄉，愛民族，愛國家，乃至愛整個人類世界的同胞。世間也決沒有一個不愛父母，不愛妻子，不愛子女的，而能愛鄰里，愛社會，愛民族，愛國家，乃至愛整個人類的同胞。所以今日我們要依照佛教說的這種廣博的愛去洗滌無父無母，不愛爸爸，不愛媽媽，但愛史大林的毒素的思想。特別是人性墮落，倫理蕩然，無民族，無國家觀念的今日，我們要以這種廣博的愛團結民族，以愛堅定民族，以愛洗滌人類所有一切仇恨與殘暴的思想。這種廣大愛的啟示，愛的精神，實是安定社會人心，鞏固民族的精神，救國救民救世的根本。

一、社會的道德

前面所說的倫理的愛，是說明家庭父子，夫婦，親族，師生，主僕，互相敬愛，互相合作的道德。社會的道德，是由家庭道德，發展到社會間人與人相處互敬，互助的關係。倫理道德，直接有關於家庭的興衰，間接影響到親族及社會的福利。社會的道德，乃有關於整個社會福利的問題。

道德的定義，究竟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自利，利他，雖能自利，不能利他，尚不能說是道德，何況不能自利？譬如迷信神教的人，以為殺生祭神為合理的道德，企圖善報，實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殘殺衆生，罪過無邊，要以此為道德，甚至企圖善報，等於投石河中，人在岸上新禱，希求石浮現，同樣的愚痴。故迷信神教，固然得不到善報，就是占星，卜相，咒術，祭祀等，雖不是直接害人的行為，但也沒有善報。凡是一種行為得不到善報，都不能算是道德，故釋尊積極的反對：「行惡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禍福，以求利養」（長含一四、七〇）這都是些不合理的行為，怎麼能說是道德！

佛教的道德範圍很廣，可分為個人的私德與社會的公德，前者為人乘法十戒十善，後者為大乘法——四攝法。佛說的五戒，即是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相當於孔子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再由五戒開出十善法，這是人生基本的道德。倘能

持此不犯，即能保持人生業果不失，兼行十善法，並有生天的可能。孔子的五常，特別發揮仁字。古人說：「仁者人也」。就是仁愛為人的天性，是與身俱來的，這「仁」字相當佛說慈悲，故佛教不殺生，即表示有仁慈的德性，今以五戒與五常並舉，分別說明於次：

一、不殺生而仁愛 佛教以慈悲為主，故不惟殺害一切有情，因為殺，是殘酷的，是斷絕有情類的生命。雖在國法上為除暴安良，在國防上為驅逐侵略的敵人，不得已而用兵，也是出於愛護自己國家民族，所興的仁義之師，用來保障人類的和平，不是以殘殺為目的。故不殺生不獨發揮人類天性的仁慈德性，並且為安定人生社會的根源。我們倘能以對一切有情類不起殺害心，並且存一種仁慈心，愛護心，救護心，由這種愛護有情類的仁慈心，擴而大之，愛家人，愛民族，愛人類，則人與人之間，必能肅清互相仇恨，殘殺的行為。則人類世界自感祥和，那裏還有什麼殺劫呢？

二、不偷盜而義利 人類一切的財物，都各有其主，必需互相尊重，雖一草一木不與不取，這是維持人生社會共存共榮基本的軌則，並且養成國民清廉的美德。我們要是以這種清廉美德，無論資助他人，或為國家社會公共團體服務，不獨能減少許多貪污枉法盜竊不法的罪行，並且可增加人生社會的福利。倘存心以種種取巧的手段，掠奪他人的一切財物，亦復含有偷竊的性質，故偷盜不惟犯國法，且為不義無恥的行為，是為正人君子所鄙視的，所以佛律有「一草一木不得與而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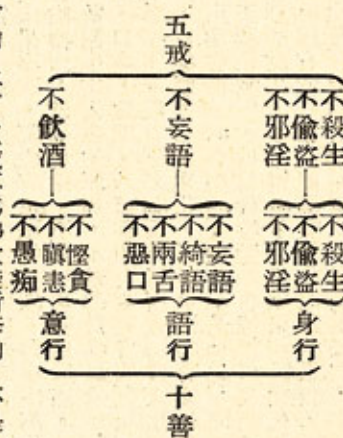
三、不邪行而禮節 人類的社會，雖以繁殖人類子孫為本，然男女夫婦必有貞良禮節的規定，佛律許在家夫婦配偶行淫，名為正淫，凡未經正當配偶苟且配合行淫，名為邪行。邪行不獨有損自己的道德，且由不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造成社會亂倫淫欲的世界，傷風敗德，莫過於此。

四、不妄語而誠信 人類社會相處的根源，就是誠信和諧的道德，今日人類世界，乃至人與人間，國與國間，所以不能真誠的合作，即由於彼此言行不能一致，不以誠信相待，以兩欺我詐為能事，造成整個人類世界陷於互相說謊，勾心鬥角，恐怖的競爭。我們倘以誠信相處，必能贏得人生社會及世界永遠的和平。

五、不飲酒而正智 凡是含有刺激興奮性的飲料，人喫了不獨容易染成嗜好，腐敗身心，以致亂性，由此肆行而容易發生一切不正當的行為，甚至亡身破家都由此而起，所以佛律禁止飲酒，以養成清淨人品發揚正智。有些國家用法律明文禁止，佛律立為遮戒。

我們不殺害一切有情，這祇是一種消極的道德，應當更積極的救濟一切有情，所以上列五戒，於不殺生之下加仁愛，乃至不飲酒下加正智，即含有積極的性質，也就是舉佛教五戒與孔子的五常並論。每條上半截是所不應為的，下半截是所應為的。上截為五戒，下截為五常，都為人生道德的根源。五戒，不

殺，不盜，不邪行屬於身行。由不妄語戒，又開出「不綺語」，即不花言巧語，動人聽聞。「不兩舌」即不挑撥離間，兩邊說好。「不惡口」，即不出惡罵人，或粗惡語侮辱人，這屬於語行。「不嫉」，不嫉妬他人，不憎恨他人，而對於事理能明白了解，具有正知正見，不為一切邪見所惑，這屬於意行；合之即為十善法。人能修此五戒十善法，即使不能生天，這人生社會必能減少許多非法的罪行，成為和平清淨的世界。試圖以明五戒十善開攝：



有的人說，五戒專為佛教徒所修的，不是一般人民所需要的，最近有人說：「皈依三寶可以不持戒，這都是些錯誤的想法。我們是不是準備做一個好盜邪淫，無惡不作，廉恥喪盡，人性泯絕的暴徒？假使我們想做一個好國民那一條戒不應持？假使人人能持戒，這人類社會，就不會有互相殘殺的戰爭。能持盜戒，就不會有許多貪污枉法盜竊發生。能持邪行，就不會有許多重婚離婚乃至情殺事件的發生。能持妄語戒，今日人類世界，也就不會有互相欺詐，說謊，虛偽的事件。能持酒戒，也就不會因酒後亂性所發生的一切罪行。可見五戒不獨為學佛的人應當持的，並且為一切人民所應遵守的，這是安邦立國的根源。從前宋文帝就慨歎的說過：「假使人人能受佛化，我即能坐享天下太平的幸福」，當時何尚之對曰：「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我們要是檢査全國憲警司法機關所辦的盜匪及刑事部分案子，那一案不是違犯了五戒十善，可見五戒十善法實有補助國家法律上之不足。

今日我們要復興佛教，首先要復興以人為本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的本質，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重振社會的道德，振興民族的精。肅清以殘暴為能事，以欺詐為本分，禮節掃地，廉恥道喪，節操不講，人性滅絕的邪說，實為今日當務之急！我們對人生社會的群衆，不僅以不相害，不擾亂誠實為本，並且要進一步發揮人生互助的道德。今日人生社會，有許多失業及孤寡人們，失去生活的依

靠。有錢的人祇知自己穿得好，喫得好，根本不顧窮苦的人，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的階級，這都由於缺少互助的道德。佛說的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即是發揮人類互助的精神，增加人生社會的福利。

一、所謂布施 就是有人錢的人，凡是遇到天災人禍及窮苦的人民，都要施財救濟。有智慧的人，要與辦義務教育，開辦佈教所，要施法與愚痴的人。有權威的人，要施無畏與被壓迫的人，使人生社會各個份子都能相互扶助，互相合作，有無相通。不論是窮人，無知識的人，被壓迫的人，都能達到生活安定無患的目的！

二、所謂愛語 就是對人以一種和悅語，安慰語，獎勵語，稱讚語，以這種態度，對一切人民作為懇切的交談，互相尊敬安慰，必能博得一切人民的信任！

三、所謂利行 就是福利社會，有益於人生社會公益的事業。特別注重便利旅客，比如備船，便利渡河，開設旅館，便利旅客，掘井供人飲水，植樹蔭人清涼，這都是有益於社會大眾的利行。增舍邪藥品說：「園觀地清涼，及作好橋樑，河津渡人，並作好房舍，彼人日夜中，恆常受其福，戒品以成就，此人必生天」。中國也有句俗話說：「修橋鋪路生天堂。」

四、所謂同事 就是共同擔當職務，在一職務上自己必需要盡扶助規勸感化的義務，所以菩薩要攝化有情，以隨類應身，示以同事，便利教化。以上四攝法中最重要有益於社會大眾的，就是利行。由於佛陀周遊行人間，故感到利行為最重要。所以佛陀鼓勵人與辦社會公益，設造林，設渡船，掘井，開旅舍，都是生天的功德。可見佛說社會的道德，是適切社會的需要，不是為虛榮心所使的社會道德。

今日我們要想復興佛教，必需認清進步社會的文明，要反省自己不能進步的觀念，已漸漸把握不住社會群衆的心理。這裏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舊觀念太深，不能隨時代進步。尤其是對於「功德觀念」，仍然側重在修廟塑像而沒有能配合現實社會道德的進步。今日一切以繁榮人生社會為原則，大乘佛教以利生為事業，故今後我們佛教徒必需修正「莊嚴寺廟」功德觀念，要配合現實社會的道德——慈善公益，以爭取社會廣大的同情。比如施針，施藥，施茶，造林，修橋，鋪路，乃至興辦義務教育，救濟失學青年等，都是有利於社會人民的。以實踐社會道德需要，使佛教社會化。所以今日我們要想佛教普遍的社會化，爭取民眾信仰，復興佛教，這種廣大福利社會的道德，實有提倡的必要。同時，在社會方面說：佛說的四攝法，不時為佛教攝化有情，利益人生社會的道德，即社團的領導者，各級機關的首長也要以此攝化同志與同僚，並且為攝化家庭與社會者必備的條件。如雜舍說：「布施及愛語，或有利者，同利諸行生，各隨其所應，以有攝世間，猶車因缸運，世無四攝事，母恩子養志，亦無父等尊，讓之以奉事，以有四攝事，隨順之法故，是故有大士，德被於世間」。

可見四攝法，也是發揮人的天性，由愛父母，愛家庭，擴大而愛同族，愛社會，愛國人，乃至整個人類世界。佛說一切衆生，都是我們過去的父母兄弟，姊妹，這即是發揮廣博仁慈天性的愛，這種廣博愛的精神，實為福利社會，團結民族，復興國家根本的道德。

三、正覺的生活

人生佛教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實現正覺的生活。這個正覺生活的依據，即是八正道，八正道是人生的佛教知行合一的哲學，也是人生的解脫道。佛教之所以偉大，不僅是理解人生的現象及窮究宇宙萬有的根源，並且對人生之究極及解決人生一切的問題，都有獨到的見地，實非一般宗教哲學所可企及。佛說解脫的方法，也不是離開人世間，或是企圖仰賴於自然界以外渺茫的上帝，乃依現實人生現象上求得悟解，由悟解而遠離一切自我主義的思想，接近「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現象即實相」的人生的真諦。

近數十年來，我國人心之所以萎靡不振，教育之所以失敗，經濟之所以落後，政治之所以不上軌道；推本窮源，乃由於缺少這種合理的中道的正覺。所以影響到教育失敗與人心萎靡不振，實是根本的原因。所謂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是正覺生活的依據，也是改善國民教育，民生經濟，民主政治的張本。

一、國民教育 教育本為發達國民知識，但必需以「正見」為首，使國民對宇宙人生社會真相，對立國根本的倫理哲學，四維八德及三民主義，以及對佛說因果事理，都應有正確的見地。對宇宙萬物的根源，不偏於唯物論，也不偏於唯物論，真知灼見，不為一切邪見所惑。世間一切宗教哲學，由於知見不正，故對宇宙人生的原理，不是落於唯物論，就是偏於唯物論，所以影響人生身業，口業，意業，乃至整個人生教育的思想，特別是迷信物質科學的文明，最為顯明。近百年來我國受了西方物質文化的引誘，尤其是一般文化教育界人士，盲從西方物質文化，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發生一種自卑的心理，對於精神文化所孕育而成的典型的人物，不是斥為頑固，就譏為開倒車。「打倒孔子」，「否認宗教」，成為最時髦的口號。但我們打倒孔子廟，打倒財神廟，打倒城隍廟的結果，不特毀滅了五千年來精神文化孕育而成的民族精神，並且摧殘了社會固有的道德。而讓唯物論毒素的思想，灌入青年腦筋，使多數青年喪失本國文化教育的信念。無形中殘殺了無數青年心理，戕害了民族的元氣，動搖國本，實由於領導社會文化教育者缺乏「正見」教導所致。今日要復興民族教育，首先要有識別邪正的「正見正知」的教育，才能把握青年心理，鞏固對國民教育的信心！

二、民生經濟 要安定家庭，繁榮社會，首先要注意民生經濟的生活。要求民生經濟合理化，即必需人人要有正當的職業，即是八正道的「正命」生活。而「正命」的依據，由「正見」的引導，而經正思惟的決斷，使自身身，口

，意三業合理化。正業是不殺，不盜，不淫。正語是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等，「正命」是合理化的經濟生活。換句話說：爲求經濟充實，絕不以殺盜淫的行爲，或欺騙的手段，或投機取巧，以求意外的財物，這是人生正當經濟的根本。佛嘗爲少年鬱闍迦說：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現法安樂」(難含四、九一)。一，方便具足，即先要有正當職業。善生經說：「先當習技藝，然後獲財業。」設無知識，技能，從事生產，要是全爲寄生生活，會影響家庭及社會的經濟。正當職業，如種田，商賈，或以王事，或以書疏算書(難含四、九一)。捨此以外一切有關投機取財，或壟斷社會經濟，含有欺詐，剝削，非法所得的財物，都不是正當的職業。二，守護具足：有了財產也要有守護財產的方法，以使財產不致損失。善生經說有四分：「二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學藏置，急時赴所需，耕作商人給，一分出利息」，這是管理家庭經濟最合理的方法。三善知識具足，即結交善友，不可與放逸，欺詐，凶險的人往來以防財產受損害。善生經說有六種原因損害財物，「即是酒，賭博，放蕩，非時行，伎樂，惡友與懈怠」。四，正命具足，就是不浪費財物，以量入爲出。若有所餘，也不卑惜不捨。所謂當用則用，求其收支平衡。一味浪費固不可，而有錢不肯施捨，不獨無益於自己後世，也無益於現社會公益慈善及家庭經濟。反被人譏爲「餓死狗」。如長舍說：「財物豐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痴人，如餓死狗」。沒有正當職業，專作投機取巧，固然不對，而有錢的人，不肯施捨濟濟社會貧窮，亦復不當。今日大陸共產黨利用「土改」，「三反」，「五反」，肅清「惡霸」等手段，美其名曰：打破貧富階級，提高人民的生活，改革農村經濟。但其結果由於清算鬥爭，祇是造成普遍的饑荒，使人民不能自活，而農村經濟根本破產，民生凋敝。可見一切強暴手段並不能改變民生經濟。唯有佛所指示社會經濟的方法，不獨可粉碎一切剝削主義，並且可爲改進人生社會經濟的張本。

三、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導源，即是「正語」。正語的依據，由正見的啓發，以正思惟所養成高尚的人品，以正精進努力，才能分別邪正，認清民主政治的價值。自由中國以三民主義爲民主政治的資本，故我們必要對三民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發揮民主政治的精神。民主政治又必以正語爲原則，使人民有言論自由。在政治上固然不能限制言論，但言論也不能專作攻擊人的利器，或作虛偽的宣傳，以擾亂聽聞。故必需和合語，正語宣傳政見，以化政敵爲友，團結社會民衆。二次大戰後，我國以民主政治爲目標，由於政黨競爭，虛偽宣傳受「新民主主義」宣傳的，以致未能識別邪正，在思想上有左傾促成心理上的崩潰。所謂「新民主主義」，祇是使中國走上極端唯物論主義，使中國固有精神文化道德破產。推其根本原因，即由於邪見爲首，故發生一切不正的欲望。而有不正語言宣傳，前者爲唯物論邪說所惑，後者爲侵略者利用，不獨個人

品格蕩盡，並且動搖國本，危害民族生存，莫此爲甚。今日要復興民族，發揮民主政治，必要以「正見」化導民衆，以正語宣傳政治。使人民對政治發生興趣，增加對政府的信仰，達到言行一致中道政治的目的。

以上所說八正道：正見，正念，正定，這屬於國民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應注重國民「正見」教育。「正業」，「正命」這屬於民生經濟，以從事正當職業，使民生經濟合理化。正語，正思，這屬於民主政治，以正語啓發民智。教育，經濟，政治爲人生社會三大要素：正精進，正念，爲發揚三大要素改進人生社會教育，經濟，政治，以期達到人生社會自由正覺的目的。

綜上所說人生佛教的本質：倫理，道德，正覺，這祇是一個概念的說明。但我們所以提出「倫理，道德，正覺」口號，其用意很明顯，一面以此肅清殘暴，欺詐，人性滅絕，廉恥道喪，無父無母的邪說，重振社會的道德，淨化人心，復興民族。一面要使人們確實認清人生佛教本質所在，爲掃除佛教非人倫非世間的一切偏見，爲復興佛教的根本。我們要復興佛教，要使佛教適應現代人生社會需要，必須以正覺爲道德的基礎，以道德爲實現倫理的張本。以倫理來做基礎，淨化人心，喚醒民族的靈魂。要鞏固社會的道德，必需用正覺生活實踐。所以我們要佛教社會化適應時機建設人生佛教，必需用倫理爲人生佛教的基礎，這樣的佛教，才能適應人生家庭需要。建設以道德爲人生佛教的基礎，這樣的佛教，才能真正發揚國民正知正見；促進國民教育，民生經濟，民主政治的進步。完成淨化現代人心的職志，達到人生佛教建設的目的，這是人生佛教本質的意義。

(上接第二五頁)

意拜我做師父，我爲你受五戒，從此以後你就可以做好人了。」小賊一聽很歡喜，隨即跪下來拜師父，老和尚問他能不能受五戒？他說不行，我那裡能受五戒呢？老和尚說：「你是吃的偷盜的苦很多，受不偷盜一戒就好了，你自己去到佛前立誓，從此再不敢去偷人家東西，如果再偷人家的東西，死後墮入地獄，永不超生。」小賊依言在佛前立誓，老和尚與他受戒，把了幾塊錢，叫他回去好好的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過活，小賊下山真的做起好人來，安分守己的做生意。有一天忽然有他過去的幾個同黨人，來找他說：「今天我看見某某人家，剛從某某銀行携回鉅款，我們今夜去搶劫得來，二一添乘五的均分受用。」一個說：「我們有手槍，你不要怕。」這個受戒的小賊說：「對不起，我不能同你們去了，我已經拜某某老和尚爲師，老和尚已經爲我受了不偷盜的戒，所以我不能同你們去。」他們又對他說：「這不是去偷盜，而是去搶劫有什麼關係呢？」小賊說：「不行，你等我去問問我的師父，看可以不可以去？如果我師父說我可以我就來，如果我師父說不可以我就不去。」(下轉第廿八頁)

人生應走向那條路

廣 慈

人生有昇沉的兩條路，即是「善」與「惡」。甚麼是善？甚麼是惡？這本是大家都懂得了的，我現在不過再多加一點說明而已。要說明這個題目，我想先從這個故事談起：

大家都是知道的，在我們中國唐朝的時候，有一個大詩人叫做白居易，他的一心，要學佛，常常去尋訪名僧的開示。有一天，他參訪到一位很有名的高僧，叫做鳥巢禪師，大詩人白居易就問鳥巢禪師做人的方法。

「這禪師莫作，衆善奉行！」禪師只說了兩句。

「這三歲小兒也曉得！」白居易好像感到很失望的樣子。

白居易深深的給這句話感動，他再也不敢輕視禪師的話了。我們從這個故事裏可以知道，做人的方法就是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善與惡這兩個字，與我們人生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時時刻刻的舉心動念，以及一切的行爲，不是善的就是惡的，然而

善與惡應如何分別？

在我們佛教裏解釋善與惡，是非常顯明的，所謂惡，共有十種，即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瞋、邪見。所謂善，也有十種，即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不瞋、不邪見。

其實，這只是一般道德的分界，就是指明說行十惡的人，是沒有道德，行十善的是有道德的。可是我們對於善與惡，還可以再進一步的探討，譬如說，有人以爲說人好話，把錢給人用，就是善的行爲；殺人，罵人，打人，都是惡的行爲。那麼我們要問：一個專會害人的人，專會欺騙人的人，你也講他好；或是一個專喜歡吃喝嫖賭的人，你也把錢給他每天去花天酒地，這那裡就是善的行爲呢？或者現在有一個殺人無數的魔王土匪，你爲了救那些無辜的同胞們的生命，而把土匪殺死了；再或父母，老師，爲了教育子女、學生、而打他，罵他，這那裡能算爲善的行爲呢？所以善與惡的行爲，我們一定不能只從這些表面上去觀察。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所謂善與惡的分別，一切都是由心爲出發點。我們在每做一件事以前，不妨先問問自己，你這樣做了，存心是不是爲人家好的，如果是爲人家好的，那末這一定是善的行爲；但是如果你只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不爲別人作想，把別人的苦樂看做與自己無關，那末，這一定是惡的行爲。所以做佛教徒的對善惡的分別應該是這樣的：「捨己爲人的心是善的，損人利己的心是惡的」。

為什麼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這不要我來說明，大家心中早就有了了解，爲什麼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呢？因爲作惡是入地獄的因，行善是進天堂的路，所以才說大家應該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我們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首善惡詩，說得非常明白，這首詩是這樣說：「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朝霜打，只相青松不見花」。這是很有趣而又很現實的說法，嬌艷的百花雖開得一時美麗，可是他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古老的蒼松，雖孤獨的在生長，可是他能萬古長青。沒有一個作惡的人，我們看他能有好結果的。

菜根譚上也有這樣說：「行善之人，如芝蘭之草，不見其長，但日有所增；作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減，但日有所損」。我們想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又知道，「爲善人欺天不欺，作惡人怕天不怕」。同時，我們更可以翻開了歷史來看看，多少爲國爲人行善的君子，他們的大名都是流芳千古，永遠給我們後人景仰與懷念；而那些奸臣賊子，他們的壞名就會遺臭萬年，永遠遭後人的唾棄與罵。我們就是不談死後的話，只來談一個人的生，也是逃不了善惡報應的，如儒家也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不也是勸人爲善不要作惡的最好證明嗎？

我們一個人，如果作了惡，別人雖然不知道，他自己心中終究是會有內疚的，一個人如果行了善，「助人爲快樂之本」，他心中就自然會得到輕鬆與快樂。

所以，我們爲了人的苦樂，應該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了自己的苦樂，更應該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但是，我們放開了眼睛，來看看這個人類，這個社會，

為什麼作惡的人多呢？行善的人少呢？

原來人的本性，一面是善的一面是惡的，但因為受了惡劣的外境熏習，把善性的光蒙蔽了，因而惡性就抬了頭。我們可以靜下來，仔細想想，在我們的四週，一切外境的財、色、名、食、睡，都是像有吸力似的在誘惑著我們，我們見到這些，自然的就會生起了貪心，就因爲這一念的貪心，人往往走上作惡的懸崖，而不肯在善的平坦大道上漫步。

人除了貪心以外，還有一個瞋心，「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人因爲有貪，一切都想據爲己有，管什麼別人的幸福，談什麼別人的安康，所以一切罪惡都從此起；人因爲有瞋，瞋心起來的時候，什麼叫道義，什麼叫朋友，一切都是廢話，所以罪惡的大門由此而就打開。我們更又知道，大家都喜愛「小我」，喜愛小我就是作惡的來由；大家都不肯「捨己」，不肯捨己就是不爲善的原因。唉！這都是衆生的愚痴，說來真是可悲可嘆！

然而我們就任這罪惡的人生永遠如此的下去嗎？不能！不能！我們要把黑暗的心靈，磨擦成光明的明鏡；我們要把墮落的我們重新尋找回來，這唯一一條路徑可走，這條路就是

如何去行善除惡？

我們去行善除惡，第一應該先去除報酬的念頭，因為有了報酬的念頭，在你行了善事以後，你就想要求人來感謝你，稱讚你，沒有人來感謝你，稱讚你，你就懊惱，就要發牢騷，這就是還有惡的念頭在裏面，結果不免還是墮進罪惡的深淵裏去。我們要想驅除報酬的觀念，唯有第二應該視衆生如自己，你能把一切衆生看成如你自己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或是如你自己，那麼你怎麼能作惡害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和自己呢？你唯有去行善救他們和救自己了。

好比說，在你將要殺生的時候，你就想到一切衆生如父如母如己，那一定就不會去殺了；在你想要說謊話騙人的時候，你就想到這是騙的父母的，騙的自己，誰願意騙父母騙自己呢？那騙人的心也一定會息滅了。

佛教裏諸佛菩薩教化人間，行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這種意義。我們在平時，心中有了惡念生起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這種惡念沒有表之於行爲，是與人無害的，如果這樣，那就大大的錯了。要知道惡念不止，他終有一天遇到外緣會跑到外面來的；好似草根雖在土裏，等待春風一吹，它就萌芽長了，這是不能不注意的！

因此，我們要想除惡行善，應該先要養成好的心。

過去孟子說了一個很好的故事，他說：現在有一人的「無名指」（手上的第四指）壞了，屈了伸不起來，他要是聽見有人能够把他的手指醫好，則一定不怕千里迢迢的路，去找那個醫好指頭的人。爲什麼呢？因爲人家的指頭都能自由屈伸的，自己的指頭不如人，便覺得討厭了。但我們可以仔細的來想想，指頭不如人就討厭牠，心不如人，爲什麼不討厭牠呢？這不是很不懂事嗎？

在我們的心裏，應該要時時的提醒自已，一有惡念生起，就要設法撲它，不嫉妬人，不怪怨人，行往坐臥要能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行」。凡事要見義勇爲！（但千萬不能見利勇爲！）要想到童子軍尚且日行一善，何況我們大人呢？何況我們聽聞佛法，修學佛法的人呢？

過去我們有中國兩句話：「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後來梁啟超先生說，因爲小人間居爲不善，這兩句話應該改爲「萬惡懶爲首，百善勤爲先」。這個「勤」字，就是我們佛教六度裏說的「精進」，的確，我們學佛，我們行善，是應該以「勤」爲先。

與人相處，應該要隱惡揚善，與人交往，應該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些都要注意。

關於諸惡莫非，衆善奉行的意義，大家都懂得了，進一步我們更要知道

善惡因果的報應

因爲我們懂得了善惡因果的報應，才不會行善快心，才不會作惡無所懼怕。

善惡因果報應，無論在科學上，哲學上，它都是不變的真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作什麼因招感什麼果，這是一定的定律。

我這樣一說，如果沒有不信因果的人聽到，問題就要來了，他說：常見到世上做善事的人，往往受苦；作惡做歹的人，倒反而享福。那麼，我要說：「善惡到头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或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怨不報，只是時候未到」。假若還不明白的話，我就得再從兩方面來說明：

一、佛教裏講的因果，你不能混同的去看待，要知道經濟上有經濟上的因果，衛生上有衛生上的因果，道德上有道德上的因果，比如說，你唯有道德，但你的身體一定很健康，所以因果不能混同的來看。

二、佛教裏講的因果，是說的三世因果：所謂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都在受因果法則的循環。我們人生的富貴貧窮，長壽短命，幸與不幸，大都與過去未來相連的，佛經上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這種善惡因果的法則，不但是哲學上最高的理論，而且也極合科學上的邏輯。

關於善惡三世的因果，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故事去認識：

有一個人，要往某地有事，雇了一頭驢子代步，驢子馱着他，行了十里路，忽然不走，任你怎樣拳打腳踢，他都不走，最後驢子向那個人說：「前生穿你一雙鞋，今生跌你十里路！」這故事雖然近於神話，而說明因果是絲毫不爽，却很中肯！

再有一個故事是說有一位老和尚，在某地化緣修葺佛殿，化了數日，無人布施，後來有一位癩痢頭的賣燒餅的小孩子，看不過去，就把賣燒餅的錢，完全布施給老和尚，因此感動很多人，都願慷慨解囊，老和尚方能募集所需之款，但這位賣燒餅的孩子，不久眼睛也瞎了，再不久又落在便坑裏淹死了，因此人云紛紛，都說功德不能做，善惡沒有報應，而這位老和尚在寺裏，定中觀察賣燒餅的孩子已死了，就替他供了牌位，過向他早日離苦得樂。據老和尚當日向寺中大衆表堂云：「因惡業招感，一世癩痢頭，二世瞎子，三世落在便坑淹死，但爲他布施的功德，三世罪業，歸於一生，以便受完此報，早去超生云云。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善惡因果報應原來是如此的，那能只看一時而去議論呢？」

諸位！我們自己所作的善惡業，都是要我們自己親身去受的，佛菩薩不會來保佑我們，佛菩薩只能來指示我們去行善莫作惡，我們若不依佛菩薩的指示，我們遭遇諸多的不幸，那就不能怨怪佛祖無靈了。從這裡看來，我們可以得

最後的結論：

善惡一定是有報應的！行善得樂，作惡受苦！

我們懂得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道理以後，光是懂得，或是嘴上會說得，這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努力的以身作則的去行才好！

人生觀的四類型

唐湘清

痛苦罪惡的人生，是由於不正確的錯誤人生觀而起。所以我們要離苦得樂，祛除罪惡，首先應糾正錯誤的人生觀。追求真善美的人生，一定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世人對於人生的看法雖各不同，但分析起來，不外乎下列四種類型：

一、認假當真的人生觀 這是一種最普遍的錯誤人生觀。一般人不明真理，認假當真。他們不懂五蘊皆空，四大不實，不知一切都是依他而起，而要偏執執著的以假為實。人生本來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如戲如劇，可是他們不知人生如夢幻，不知人生如戲劇，把一切假的都當作真的。為了幻軀的享樂，不惜你爭我奪，起貪瞋癡，造殺盜淫，終日沉迷於聲色貨利，如賊之逐焰，如蟻之赴壘。豈知聲色貨利之享受，有如刀頭祇蜜，不償稍縱即逝，且有割舌之禍患，及至禍患之來，人們又驚懼萬狀，痛苦莫名，怨天尤人，長吁短嘆。凡此人生的種種罪惡及許多痛苦，都因認假當真而起。

二、假戲不做的人生觀 有一部份人，他們也明白人生如夢如戲，可是他們覺得人生既然如夢如戲，做人毫無意義，因此消極悲觀，甚至因此厭世自殺。例如二個多月以前在日月潭自殺的潘芷芬，據報紙上登載她的遺書中有這樣二句話：「人生本來是做戲，現在我的戲不做了」。這二句話，其中蘊藏的思想，可以代表假戲不做人生觀的典型。雖然在自殺者之中，由於假戲當真，遭遇不佳而自殺的也很多。可是因為看到人生是假的，空的，覺得做人沒有意義，因此悲觀消極以致自殺的，亦不在少數。以前印度有一部份的小乘教徒，往往有墮入頑空，厭世過甚而自殺的。這一部份人，他們因為覺得人生是假戲，沒有意思，索性就退出人生舞臺。有的人雖不自殺，但遁入深山，與人羣隔絕，也可列入假戲不做人生觀的類型。這種人生觀的最大錯誤，就是只知人生是空的假的，而沒有認清做人

應盡的責任，所以如果抱有這樣人生觀的人，其危險性也是很大的。

三、假戲假做的人生觀 中國過去有一部份舊文人，他們也感覺浮生若夢，所以對於世事也看得並不認真，把名利看得很淡泊。他們雖看空人生，但也不至於假戲不做的人生觀，所以並不退出人生舞臺而自殺，也並不與人羣完全隔絕。他們把人生看作是假戲，對於入羣就抱著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雖沒有爭權奪利的追求富貴，但也沒有認真的做一番造福人類的事業，只是飲酒賞菊舒暢賦詩的假做一場。陶淵明可說是假戲假做人生觀的代表人物。我們看陶淵明的文章，充分的表現出假戲假做的消極頹廢思想。陶淵明的確能做到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這種視富貴如浮雲的淡泊風度，誠然比較認假當真的人生觀稍為高明。可是陶淵明型的人生觀，沒有能積極的利人益人羣，於人生只是抱著敷衍的虛假態度，表面上看起來，這種人生觀似乎也好像是很解脫的，其實只是自我陶醉而已，那能得到真正的解脫！其更甚者往往伴狂假瘋，極盡假戲假做的能事。這種人生觀顯然也是錯誤的。

四、假戲真做的人生觀 上面三種人生觀都是不正確的，既如前述。那麼怎樣才是正確的人生觀呢？我以為正確的人生觀，一方面要明白人生如幻夢，人生如電影，認清人生本來是假戲，不要認假當真。可是雖明知人生是假戲，却不能放棄做戲人應盡的責任，應該在做戲的藝術上認真的下一番功夫，認真的做一場登峯造極的好戲，這樣才能得到圓滿的下場。因為如能明白人生是假戲，就不會貪戀富貴榮華，不會迷於聲色貨利而造罪作惡；明白人世是舞臺，自己是在做戲，內心就不致生出貪瞋癡的煩惱。同時更應明白人生雖是假戲，但做人也好比做戲的人一樣，應該認真的克盡做人的責任。

如果放棄責任而不做人，或者「吊兒郎當」「馬虎敷衍」地不認真的假做，都不能獲得圓滿的結果。釋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經典，苦口叮嚀的告訴我們世事如幻如夢，只是教我們看得假，並沒有教我們做人做得假。金剛經上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是很顯明的教我們看得假，沒有說起做得假。又如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有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燄，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生。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這節經文也詳細說明身軀的如夢如幻，不過也只是看法的問題。要是談到做的問題，那麼維摩經方便品接著就說：「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動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這節經文都是說的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如來的法身。你看：談到怎麼做，佛經上就說：「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可見我們必需真實不放逸的做，才能證得佛身。既不能假戲不做，也不可假戲假做。因為戲雖然假的，做起來却要一本正經的做得逼真才對。有人或許要問，既然看得是假戲，何必認真的做呢？須知人生雖然如夢幻，因果却是不壞的。經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我們為了畏造惡因，所以一舉一動，必須認真，不可放逸，時時刻刻的抱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深恐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因為佛經雖說是身如幻，是身如夢，但另一方面釋迦牟尼佛也常常說：「人身難得」。再三諄諄的

什麼是人生佛教

——煮雲法師在臺東佛教支會講——

吳理事長及諸大德居士：今天承蒙你們如此的熱烈歡迎，在場的聽眾，又有如此的衆多，本人感到非常榮幸！我今天的講題是：「什麼是人生佛教？」我是一向不大歡喜說神話和鬼話的，因為神鬼、佛教雖是主張有的，可是我們學佛的人，並不應多談談如何做人的話？如果不說人話，專去說鬼話，那佛教就變成鬼神的佛教了。鬼神的佛教是人間不需要的，假使人生與佛教沒有關係，那人類也不需佛教存在。我們要知道，六道衆生是重在人類，三世諸佛皆在入道中修證佛果的。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人生佛教」是正常的佛教。

現在社會上的一班不明佛理的人，他們誤認佛教是人死的佛教，因為他平常時不需要佛教，不聽佛教，不學佛法。一等到家裡死了人，就跑到和尚寺中請和尚去到他家內念經度死人，所以他們就以爲和尚是專門替死人預備的。照這樣起來，佛教既成死人的佛教，那末我們和尚也就成爲死人的和尚了。所以有很多地方有不信佛教，不明佛理的愚人，一看見和尚尼姑，就連想到死人頭上去，死人是人生最忌的，因此就有些地方早上看見尼姑吐口水，投瓦片，甚至還要動手打尼姑，認爲看見了尼姑是不吉利的，恐怕他自己會死，因有如此之恨，所以他們要打尼姑。香港就是如此，尼姑被打了也只有自認倒霉，沒有地方可以好伸冤的，甚至連警察老爺看見尼姑也是要打的，因爲他是人，既是人就天然的貪生怕死，他們以爲早上看見了尼姑，縱然不死也得要生病的。天呵！你看他們把天師表的堂堂僧寶，當作死神凶鬼一樣的看法，你看愚不愚？痴不痴？他們侮辱僧寶，固然罪大惡極，現受華報，果在地獄；可是我們嚴格檢討一下，還不是咎由

自取？因爲過去的佛教徒，很少提倡「人生佛教」，一班所謂「僧寶」者，只知道與人家看死人，所以人家也就把和尚尼姑當作是死人的象徵。你看氣人不氣？冤枉不冤枉呢！

又有人誤會佛教是與人生社會脫離關係的，因爲過去的佛教，曾一度的成爲山林的佛教，高蹈遠隱，不與世人往來，和尚自己也自稱是方外之人，出塵上土，社會上也就以爲修學佛法是離世的，壓世的，逃世的，這都是錯誤的觀念，都是不懂得佛法的，再不知大乘佛教是離不了人生的，所以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這就是說明佛教是離不了人生的，離開了人生談佛法，那就不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以度衆生爲對象的，如果離開了人類衆生，那就不是佛教的本義。

什麼是人生佛教？人生佛教就是教人學習做人的，如果人做不好，那裡還談到學什麼佛呢？古德說：「學佛先從做人起」。又說：「百尺高樓從地起」，有很多人空懷高心，人還沒有做好，就想成佛作祖，無異乎緣木而求魚，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不但學佛，就是想在社會上做一个標準的好國民，也得好好的完成你的人格。做人的根本是儒家的五常，與佛家的五戒，有很多人，信了佛教，甚至也皈依了三寶，還不知道佛家的五戒是什麼？你如果教他受五戒的話，他以為難得了不得，「不行，不行，我怎麼可以受五戒呢！」其實要做一个虔誠的佛教徒，國家的好國民，也一定要遵守佛家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

古德偈云：「道在紅塵鬧市修，全憑五戒作根由，殺生戒却慈悲大，偷盜除清廉潔淨，見色不迷淫絕跡，酒葷永斷性長流，欲學長舌不妄語，成佛何必離世求」。這更說明佛教與人生之關係，同時也說明人生佛教的教人做人的根本的方法是受持五戒。我現在列一表於後，大家看過就知道儒家的五常與佛家的五戒是一樣的，沒有什麼爲難的地方。

儒家五常

仁	不殺生
義	不偷盜
禮	不邪淫
智	不飲酒
信	不妄語

佛家五戒

第一、不殺生而仁愛，先說儒家的仁，孔子講：「人者仁也」，換句話說，要想稱爲人的，就要有仁慈之心，如果沒有仁慈之心的人，那就不是人，所以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就是這個意思。俱有仁慈之心的人，是不會去亂殺人的，所以古來的仁慈的君子是：「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的，可見得天下也不是殘暴殺伐而得來的，記得的襄王向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襄王再問「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大家念過孟子的都知道，不要我多解，可是仁慈的人，是不主張亂殺的，也唯有仁慈不殺的人，才能統一天下。所以佛家的戒殺與儒家的仁愛是如出一轍的。再說一句，妄殺亂殺是犯法的，就是誤殺也要判徒刑的，可見殺生不仁的人，政府也是不容的。

第二、不偷盜而義利

義的對面就是不義，一班唯利是圖的小人，是不講義利的，而是見利忘義的，所以他爲了利之所在，是不擇手段的，就是至親骨肉，他也千方百計的謀取錢財的。我常常聽到人家罵人說：「你這人忘恩負義。」你看：強盜土匪他們都不講義利的，所以他不義之財，強取豪奪，偷竊扒拿，大家看看報紙，每天都有偷盜的案子發生。如果大家能遵守孔老夫子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那末世

陳妙光記

上也沒有盜賊蜂起了。所以佛家的不偷盜，是教人「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一草一木，不與而取就犯偷盜戒，佛家的不盜戒，不就是儒家五常之中一個「義」字吧！我到監獄佈教，問他們典獄長，這些罪犯以什麼為最多，他說多數都是劫盜小偷之類，可見偷盜，不但佛家要戒，政府的法律也要制裁的。

第三、不邪淫而禮節

儒家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佛家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孔子是最講禮節的人，所以他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一身不越禮而行，到了廿世紀，歐風東漸，大談自由戀愛，青年男女，為了要衝開舊禮教的藩籬，提倡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舊禮教，目的是可以隨便亂來，你們看：現在的報紙上，差不多每天皆有奸淫情殺，傷風亂倫事件發生，如果人人能遵守佛家不邪淫戒，社會上就沒有三角形的戀愛，情殺亂倫的案發生，注意：不邪淫者是指正當夫婦正淫之外，男子再去嫖女人，女子再去偷漢子，這就謂之邪淫，所以佛家不邪淫戒，就是儒家五常的「禮」之一字，根據國家的法律，不但奸淫犯法，就是調戲人家婦女也是犯妨害風化罪的，就是佛家不戒，政府也是禁戒的。

第四、不飲酒而寧智

有理智的人，就不會做出悖情亂理的事情，理智薄弱的人，往往敵不住情感，一時感情衝動，屢屢做出犯法的行為來，有的人平常他很有理智，可是一飲了酒，往往酒後亂性，輕則酗酒滋事，重則殺傷人命，所以從前美國會一度禁酒，把吃酒列為法律之內，認為吃酒是犯法的，我國從前的大禹王也是禁止造酒的，佛家五戒中把酒列為根本大戒，依據佛經說：飲酒的人，犯三十六種過失，不但受五戒酒不能飲，凡是含有刺激性的物品，都不可吃，如吃鴉片烟，打馬非針，等等的毒質性的東西，都不可吃，同時政府也是嚴禁的。由此可知佛教不飲酒等毒品物一戒，就是儒家五常中的智字。

第五、不妄語而誠信

信的對面就是不信，不講信用的人，就欺騙巧取，貪污枉法的行為一齊來，為官的對上事，不講信實，虛報開支經費，對部下不講信用，敷衍了事，做事不誠實，言而無信，在佛家說這些行為都包括在妄語一戒之內。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挑弄是非，離間人家的感情，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孔子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現在一班貪官污吏，恐嚇欺詐，都是犯了佛家的妄語戒，同時政府查明了也是觸犯國法的，如果人人守信義，個個講信用，那末這個國家就成為君子國，人間淨土了。

佛家的五戒，假使人人皆能遵守，那就是夜不閉戶，路不遺遺，國父理想的大同世界，實現在眼前。如果人人不守佛家五戒，儒家五常的話，那就是惡濁爭殺的世界。試問五戒一戒都不守的人，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既殘殺不仁，又強取豪奪，搶劫人家的東西，再去姦淫人家的婦女，還又欺騙詐取，每天酗酒鬧事，吃鴉片煙，打嗎啡針。請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佛家所說的五戒，一戒都不肯守，人人如此的亂來，這個國家還成什麼國家？所以我要說要做一個好國民，就得要遵守佛家的五戒，大家再想一想，你看那一戒不應遵守，有一戒不守，就不能完成人格。

或者有人說：「仁、義、禮、智、信這是儒家五常，我們早就知道了，並且比你和尙還懂得多些呢！那裏還要你和尚來講給我們聽呢？既然佛家的五戒與我們儒家的五常是一樣的，那末我們奉行五戒五戒好了，國家既有法律制裁，為什麼要佛家來教化我們？我們遵守儒家的五常，為什麼要受佛家的五戒呢？」是的，儒家也有五常，國家也有法律，可是人民不肯去遵守，又為之奈何呢？儒家的五常數千年來也不會使人一一遵守，畏而從之，國家法律雖嚴，可是，甘蹈法網者，比比皆是，使國家的法律刑不甚刑，這又怎麼辦？所以國父說：「佛教能補助國家政治法律之不足」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法律，只能處罰已然，不能防患於未然，法律只是治標的，而不是根本的問題，佛法才是治本的方法。能使人在未犯法以前，不敢去犯法。如果說：懂得儒家的五常就可以生效，不須佛法的話，那末過去的曹操，王莽，現在的汪精衛，毛澤東，他們都是大學問家，都知道儒家的五常，可是他決不因知道五常，不去做漢奸反賊，禍國殃民的壞事，如果說法律，可以嚴厲制裁，可是報紙上每天都有幾處犯法的案子發生。我第一個不相信，法律可以統治一切，縱然能夠治有形，可是無形的心理犯政治法律就沒有辦法對付了。想要對付心理犯使他從心理改善的話，那就要借重佛教了。

講到這裡，我引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證明佛家五戒的功効，是超過儒家的五常，和國家的法律，從前有一個小偷，有一天跑到山上去偷寺裡和尚的東西，和尚正在坐禪，還沒有睡，眼看小偷在那裡拿衣服，包東西，他也不開口，等到小偷要走的時候，他才開口說：「慢一點走，我還有話對你說。」那個小偷，一聽和尚就在他身邊說話，把他嚇了一跳，趕快跪下來向和尚求饒，和尚說：「你不要害怕，我看你肚子餓了，我後邊有飯，你自己去燒熱了吃吃，飽了再來，我有話對你說。」小偷吃過飯後，和尚叫他坐下來，問他道：「你為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呢？政府知道把你捉去吊打關禁起來，同時你做小偷，你的祖先皆被人辱罵，我這裡給你幾塊錢，回去改邪歸正，做個小生意，免得在外，捉心吊膽，受幾挨餓，名譽還不好聽，你以為我說的話如何？」小偷兒說：「承蒙老師父如此恩德，今天不打我，不罵我，反而叫我吃飯，並還願給錢我，我真感恩不已，不過我過去也有同情我的人，給錢我做小生意，可是幾天錢化光了，還是去做賊，政府機關，也不知捉去關了幾次，放我出來，不能生活，還是犯法偷東西，你老人家給錢我不敢要，因為我是不能學好的。」和尚說：「這是你沒有受過佛戒的關係，你願（下轉第十九頁）

偉大的人生

張廷榮

一、英雄功利的的人生，哲人人生，佛菩薩人生。或者有人要問：「你是佛教徒，佛教是以『身為苦本』，身既是苦，人生是以身作表現的，那人還有偉大嗎？」

我們的答復：「身是苦本，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正因為認清了身是苦本，正因為認清楚了身是四大假合，身不可貴，才能脫去我執，才能一切放下；沒有我，又放得下，正可以大無畏的精神學菩薩行成菩提道了。」

因此，人生本身並不可貴，而藉人生救人救世、成菩薩、成聖、成佛、那就可貴了，所以我提出「偉大的人生。」

但是人生也可以造萬惡，人生也可以沒沒無事與草木同朽。先賢曾國藩先生說：「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聖賢也是人生做得，衣冠禽獸也由人生做得，我們要使衣冠禽獸漸漸減少，我們更要有偉大的人生。

同時佛家徵告我們：「人生難得，佛法難聞。」我們萬幸得了人身，我們更萬幸地又能聞到佛法，那還不偉大嗎？

先聖和古德爲了要我們成就偉大的人生，所以不斷的勉勵我們道：

「莫待老來方學道，
孤墳多是少年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生度此身？」以上佛家語。

也就沒有可以敬畏的地方了，「孔子的話。」由上面看來，我們要趁我們現實的人生，成就其偉大，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假使我們今天找任何一個人來問，「你希望偉大嗎？」他一定毫不猶豫地答一個：「是的！」假

使我們接着再問他一句：「你要怎麼樣的偉大？」那他就會多半要遲疑或摸不著了，爲甚麼？因爲他不知最偉大的人生究竟是在那裡。

當劉邦還是一個青年平民的時候，有一天看見當時的秦皇出遊，很多人跟在一起，非常威風，他看了很感動的說出：「大丈夫應該這樣啊！」秦皇有功名權勢，他也想功名權勢，以後果然做了皇帝稱爲高祖，等到做了皇帝回到江蘇沛縣故鄉，高興得還唱了他的大風歌說：「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的人生由年青到年老，始終是在「威」——「功名」——「權勢」的功利英雄中兜圈子，這就是劉邦的人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這是伊尹的人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是孔子的人生。

伊尹孔子他們是聖哲，他們把人類和自己看作一體，除人類外，自己沒有甚麼。這種大有爲的擔當，就是入世聖哲的人生。

英雄權勢威武的功利主義當然是不夠崇高，入世的伊尹孔子，其救世確已崇高，但求其圓融無碍，有入世的大行，但這種大行，並不覺得了不得，而只是遊戲人間，換句話說，人生有大行，更得大自在，那就真偉大了。

這種大行又大自在的人生，只有佛陀了。

佛陀有權勢，他是國王太子，富貴功名他一切都有，他不藉這些權勢來成就他的偉大，反之，他以爲這些權勢正是阻礙他眞的偉大，他願做一乞士，他願身受千百種苦，他在追求他另一種無比的偉大。

梁啟超集中有一詩云：

「仲尼本族人，
釋迦乃乞者，
我生亦何之，
歷劫更多暇」

正因為聖佛經過很多苦難，但歷劫更多暇，使人生增加智慧而能悠游自在。

最感人的，是近代東方的聖雄甘地，他在選擇他神聖的宗教大師，他有這樣的一段敘述：

「有一天，我把耶穌和釋迦的生活彼此互作比較，我說：『請看菩薩的慈悲，不但施於人類，而是廣泛及於一切生物……在耶穌傳記中，却找不到對於愛好一切生物的痕跡，』（見甘地自敘傳九〇頁）。

由聖雄這種新啓示，偉大的人生，當然是佛教的人生了。

二、學佛的大行人生

前面說過，學佛成佛，是靠這個人生的身體，因此，我們要完成大行，那就非把這四大假合的人身配搭得適合不可，今舉出下列五點：

1. 強而不暴。佛教徒要成就其未來偉大，必須注重現實，袁了凡先生把人生算得渺小，算得短壽，後來經雲谷禪師開示「命由我立，福自己求，」果然事業壽命一切改觀。

三十八年夏筆者在南華寺最後一層大空地看見院中有跑的一圈白圈，（已無草）我問他們，誰在這裡跑步，他們說是和尚跑的，我當時非常感動，覺得和尚也還鍛鍊身體啊。

最近讀到一佛學雜誌，說以前內地寺院，時見有早死或害肺病死的和尚尼姑或佛學院學生，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了。

佛教徒絕對戒除殘殺殺，但佛教徒則一定要健強，我們看唐以前西北各石窟對佛像雕刻所以莊嚴的，就是有強碩的體魄，佛的種種莊嚴、強健、更是相莊嚴的主要成份。

2. 和而不流。人生佛教，就是即身行菩薩道的人生，行菩薩道，就是教人的人生，教人先要

人間往來，否則，人就不能接近，還談甚麼救人呢？

只有佛指示的觀世音菩薩才是最偉大圓滿的和人方法了（見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佛的人和，更是他智慧的重要之一，不然，迦葉，目犍連，舍利弗許多外道領袖，決不會自然地各帶自己的徒弟來歸的。

但是絕對沒有同流的，這種和而不流，正是菩薩六度中的忍辱與智慧之實際應用。這一點，我覺得佛教徒太需要了。

3. 淨化自己。當心啊！世俗的浪漫和豪邁，也太大了，在這法弱魔強的時候，我們跳在滔滔人海裡，不但救不起人，反而自己會有滅頂之禍，多少哲人為這一點是不放鬆的，所以孟子重夜氣清明之養，孔子最慎的是齋戒，並經常懺悔。墨子以自苦為極，這都是為達淨化自我的。

負有大行的佛教徒，尤其要以淨化功夫為首要。佛曾告訴我們過：

「戒是正順解脫之本……當持淨戒，勿令毀缺，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

所以淨戒是淨化之本，也是善法所由生的根本。我們要勉強的持戒啊！又說：

「能行忍辱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我們要持戒，我們要忍辱，我們要向淨化自我的大道邁進。

自己淨化的道路，是崎嶇難行的啊！為了要達到完全淨化的境界，人應該超升到愛與憎的逆流以上，從愛情與憎惡中解脫出來，一個人如能自己淨化，必定會使周圍的一切也自然的淨化起來。

4. 服役人類。釋迦佛棄王位，拋棄妻，上雪山，自苦如此，就是要淨化自己，得大智慧，好用智慧解救人類，換句話說，不用王位功利來管理人類，而用大智來覺醒人類，用一個乞者身份，來莊嚴這一世界的人類，我們只有本佛的這種大悲普渡，

學觀世音菩薩的圓融，同事，愛語，利行，學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學普賢菩薩的「虛空界盡，眾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盡」。

佛教徒啊！我們想真能紹繼佛種，真能使佛家思想成為人類文化的大流，那我們只有行菩薩道，服役人類。

5. 立地成佛。或有人說：「我們對人類服役，條件不夠，能力不夠，時勢不適」，這是弱者的哀鳴，這不是真佛弟子的大無畏行，從前大德說過，把門前歪斜的鞋墊子放正，就是一種服役，所以佛家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意思是當下淨化思想，言語，行為，就在此地是佛了。

我們今天佛教徒，各就現在立足地以至誠服役他人起，我們就是菩薩了。

孔子說：我要仁，這仁就來了，我們要做當生的活菩薩，我們要救活生靈的活人類，我們不要希高慕遠，我們就從這個人生的今日今時直下承當吧！

上面我們說了一些道理和原則，為了要真正達到人生佛教的地步，現在再提出下列六點具體辦法：

1. 佛學應與普通學術融合，把佛學與普通學術間的鴻溝撤去，使普通學術平易而自然的接受佛家思想。

2. 佛行應同人生日常的生活密切配合。即佛家思想行誼，在人生的穿衣吃飯處事做人上起點化作用。不要使世人有不敢或不屑接近佛教的想法。

3. 佛教徒應有自由生活技能，今後在家出家衆，都要走上獨立自由的生活技能。

4. 摘編繙譯白話佛典。佛教經論，應從最適用之重要者加以摘編繙譯，同時要繙譯成通俗的大眾的白話文。

5. 佛教徒應作計劃性的社會福利，以收真實救人救世事半功倍之效。

6. 佛教徒要互助。只有至誠的互助，才能使

佛教徒顯出有組織的活力力量。

三、大自在的人生

我們說明了人生佛教的大行原則和當前需要的具體辦法，這種大行在佛教徒肩負上，好像是任天下之至重，擔人類之至繁，吃人類之至苦，那不是太苦太重了嗎？

其實不然，佛家是主張三輪體空的，佛家是現在過去未來均不可得的一種得無生忍，這就是人生的大解脫自在。

中國的老子有「為而不有，生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話，好像是很自在，但佛家的大自在，則更徹底而圓融：

「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圓覺經）。

「所生無縛，能為衆生，說法解縛，……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維摩詰經）。

我們要大行，我們更要大自在。若以大行自縛，以苦行為苦，那還是凡情舉見，那還不是佛教所顯示的偉大人生。

佛家告訴我們大行又大自在的人生是：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大行是人類的崇高部份，大自在是人類的徹底解脫，大行而同時得大自在，則是人類最高的智慧。我們憑這四大假合的人身，抓住這個人生的現實，來：

求崇高！

求解脫！

求智慧！

直下承當我們的佛陀！

建設這個世間活生生的人生佛教！

佛教要聞

台北

以後，各界人士紛紛前往慰問，捐款，饋贈，輸血，充分表現了熱烈的同胞愛和充沛的同情心。臺北佛教支會同人亦為憫念死難同胞之慘苦，特於五月六日率領五十餘名僧衆，及二十餘女衆前往該地舉行盛大慰靈祭典，自上午九時起，由心源、覺淨、智性三位老和尚領誦開始誦經。是日雖是大雨滂沱，而村民圍觀者仍然甚衆，直到下午六時許始告圓滿。該支會並將四月八日在中山堂舉行浴佛節會剩下的壹千元捐與中和鄉救濟委員會，分發給各罹災的同胞：這充分表現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

又本市南昌街二段十普寺住持白聖法師，於農曆三月十五日起，每晚在該寺宣講慈悲水懺，聞每晚前往參聽者不下百餘人云。

鳳山

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一行，於五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自高雄抵鳳山，視察高縣佛教支會，並訪問當地政府民意首長，及接受該地教友之熱烈歡迎。聞該地教友並定於十四日上午假關帝廟，舉行皈依儀式，請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主持及講法。又鳳山佛教蓮社同人，近派代表去恆春敦請宏法法師，煮雲法師是於五月十二日由屏東抵該社的，開當煮雲法師駕起程時，大雨滂沱，至車抵鳳山後，天氣忽然轉晴，紅日高照，然而到他們獻花，禮佛，登車遊街等那些歡送的節目做完畢時，又復傾盆大雨，當地教友皆謂此是天龍擁護，煮雲法師道德之所感。並聞該蓮社每日均有百餘人前往參加念佛云。

汐止

汐止靜修院住持達師，素來熱心於佛教教育事業，近擬在該院開辦女衆佛學院，培植本省佛教優秀女青年。聞現已積極籌備學生宿舍，去年在國光寺臺灣佛教講習會女衆部讀書的女同學聞風前往報名者不少，刻已進入該院者有七八人，並聞已將正式開學云。

台北

佛教界素食者好消，開設功德林素食處於臺北市中正西路六十三號。特聘京滬名廚製辦素菜，裝璜雅潔，招待周到；並以內行老手會同光君為總經理。開幕的前夕，特設席招待佛教界名流，如吳經明、孫立人夫人諸居士等，均往參加。對該林所辦素菜，頗為讚揚！並以爲往來於臺北市諸素食者之很大方便，同時亦可減少殺生，以挽救劫云。

宜蘭

東臺灣的宜蘭，自佛法推進的成績，異常驚人！聞該縣支會近已成立宜蘭、頭城、羅東、蘇澳等佈教所，恭請星雲法師領導。星雲法師現於每週六在週六念佛會領導念佛講開示，星期日上午在頭城講經，下午回宜蘭雷音寺講經。聽衆擁擠，一片佛教蓬勃氣象，極得當地人士之讚歎！舊曆四月八日浴佛節，該縣各佈教所，開慶祝佛誕大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是日星雲法師在宜蘭雷音寺主持浴佛典禮，典禮於是日上午十時舉行，唱讚獻花浴佛後，首由星雲法師講述教主三種偉大的精神。次由各來賓致辭，典禮至上午十一時半完成，信衆無不皆大歡喜云。

（上接十九頁）說罷上山去問老和尚說：「師父：今天有幾個朋友，約我同去搶劫人家，我來問師父，可以不可以去？」老和尚說：「你已經受了不偷盜的戒，怎麼可以去哩！難道你不怕死後下地獄嗎？」小賊說：「他們說，今天去搶劫的，不是偷盜，是搶劫，不犯戒的。」老和尚說：「你這個人，搶劫人家比偷盜的罪更大，千萬不能去，你在我這裡住兩天，讓他們事情做過，你再下山去。」那幾個強盜，等不見他來，知道是他師父不肯來，也就不等了，他們明火執槍的搶劫了人家的錢財，打死了人命，結果一個個的都被捉去判死刑的判死刑，判無期徒刑的判無期徒刑。可是這小偷，因為受了佛家一戒，就免遭犯罪受刑之苦。從此以後還做了好人。

我們聽了上面這個故事，就知道佛家的感化力量之大了，這個小偷，被政府關過幾次，都不能改惡向善，受過佛家五戒中一戒，就能永不偷盜，從此回頭做一個善良的好國民。這就是佛家的道德與國家的法律，不能感化他們的，換句話說：佛家的道德與國家的法律，在他們面前是失去效用的，可是佛家的因果報應，不能使他畏懼，所以古人說：「佛教的真理，使上智者，不能不信。佛教的因果，使下愚者，不能不信。」佛敎的因果，使大衆佛敎是建立在人類衆生上面，做人的基礎是建立在五戒十善上面，人生佛敎是教人做一個完人的。對國盡忠，對父母盡孝，嚴持五戒，完成人格，上求下化，自利利他。所謂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佛法以利他爲究竟，這就是人生佛敎的真意義。佛曆二五二一六年春於臺東佛教支會

出版界好消息！

星雲法師翻譯之普門品講話，刻已出版了，都八萬餘言，共二百餘頁，裝訂美觀，每冊新臺幣八元，出售地點：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又星雲法師著之「無聲息的歌唱」一書，今亦出版了。本書是一部佛教文藝，把佛教中所常見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體裁，各物自語的筆調，加以深刻的描繪，生動的敘述。行文輕鬆，幽默風趣，敘事確切，常識豐富，誠爲一部難得的佳作！文共二十篇，都五萬餘言，精裝一冊，每冊爲新臺幣五元。總售處宜蘭市北門雷音寺週六念佛會，而本社及菩提樹出版社等處均有代售。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一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六月十日出版

社長 南 東 初亭
發行人 南 東 初亭
主編 南 東 初亭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

訂 全 本省臺幣貳拾元
年 海外港幣拾元
價

內政部登記證壽內警台字第五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